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 十二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舍音捨傳同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書名罪之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牟亡侯反幕亡博反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蚡扶粉反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疏 舍中軍卑公室也○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是舍中軍者三家所以卑弱公室也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揔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注罷中至軍名○正義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爲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臧子郎反 疏 注取其令名○正義曰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已之不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復扶又反 疏 初作至半焉○正義曰將述其舍倒本其初初作中軍謂襄十一年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

三家就中減以與公令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減入於公令盡屬於已也叔孫氏臣其子弟
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內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摠率所屬之
人悉皆如此若摠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已
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
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已也或以爲其軍分爲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假託爲言何
得云若子若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已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已於文簡畧其事易知
何須以父兄子弟虛爲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彊孟弱縱使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 簡擇取二分○二分扶運反或如字 疏 及其至擇二○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之柩○殯必刃反柩其又反
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
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皆在襄十一年○閎音宏詛側慮反衢其俱反 受其書而投之 投擲也○擲直亦反 帥
士而哭之 痛叔孫之見誣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鮮音仙徐息淺反注同壽音授 疏 注不以至正門○正義曰叔孫餓死而帶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爲鮮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
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已得專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泄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季孫命杜洩 命使從西門 杜洩曰
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疏 注從生至正路○正義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
案檀弓云君爲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是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
自朝爲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 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遷易也 羣臣懼死不
敢自也 自從也 既葬而行 善杜洩能辟禍 仲至自齊 聞喪而來 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與音預虛起居反疏大庫之庭○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大庭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射食亦反中丁仲反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使亂大從如字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也疏使亂大從○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適丁歷反本又作嫡披普皮反析星歷反見賢遍反疏注披析至見罪○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宜以殺適立庶爲大罪也若昭子知雖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己爲功勞也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塞悉代反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語魚據反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任音壬行下孟反注同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坤若門反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艮古根反疏遇明夷之謙○正義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爲日坤爲地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傷也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爲明傷也艮下坤上爲謙艮爲山彖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下謙虛之義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餒奴罪反餓也日之數十甲至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隷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皁才早反輿音餘僚力彫反晡布吳反昳田結反隅遇俱反

疏 楚丘至餒死正義曰此先畧言卦意有此四事也是者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爲國卿奉子叔孫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餒死也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非從外國入既已畧論此意乃復具釋爻辭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辭之間無爲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爲祀之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爲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去之象又論不食讒言之事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求牛名推演爻之三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爲祀之言故曰其爲子後以摠結前言也○注日中至其位○正義曰七年傳曰王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卽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以王公卿爲三日以中食旦爲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謂食也晡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爲隅中也若據時之先後則從旦至食乃至於中宜以左旋爲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疏 注融朗至旦乎○正義曰明而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爲朗也釋言云明朗也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是朗爲大明也據卦離下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爻變爲謙謙是卑退之意日未出而又卑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故明夷象云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此傳明夷據日未出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已入皆日在地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爲義。

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疏 注離爲至于飛○正義曰說卦離爲日爲雉雉爲鳥也離之一卦爲日爲鳥日爲高明鳥爲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爲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也

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應應對之應謙下如字又遐嫁反難乃旦反

疏 注明夷至而行○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爲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爲陰

位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値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値爲有應陰還値陰陽還値陽爲無應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爲陰爻是有應也君得位

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宜早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

故曰三日不食【疏】注旦位至不食○正義曰位當三而時在旦是三日象也旦又未至食時非食時則無可食故曰三日不食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

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敗必邁反爻如字注同於人爲言艮爲言【疏】注艮爲言○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也敗

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

見敗故必讒言○攸音由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離爲牛○牝頻忍反舊扶死反【疏】注易離至爲牛○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

易離卦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也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

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

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疏】謙不至後乎○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還之義故復推此

爻於鳥爲飛不用翼不大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

蓋引而致之○楚子以屈伸爲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

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過古禾反勞力報反後

皆同汜徐扶嚴反菟大胡反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相息亮

反使所吏反【疏】注傳言至其使○正義曰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如彼禮文唯當餼之而已今鄭

伯親勞是鄭畏楚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丘是敬楚也此兼顧上文故云諸侯畏敬

其使。公如晉。（卽位而往見。見賢遍反）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賄呼罪反）【疏】注往有至贈賄。○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朝據大行人上公二勞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尙有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耳其文據公去言故云往有也贈據晉言故云去有也

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女音汝焉於虔反）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羈居宜反）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奸音干鄆音運）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鄫。難乃旦反下及注並同）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疏】民食於他○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公室民皆屬三家三家稅以貢公公仰。給食自無食也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思息吏反謂羣臣慮也一音如字爲于僞反）【疏】思莫至其終○正義曰羣臣思慮無在公者不爲公圖謀其終言其終必禍敗無爲謀者

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屑屑先結反亟紀力反急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諷芳鳳反本亦作風音同）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介音界大叔音泰索悉洛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焉於虔反）從

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道音導好呼報反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度待洛反注同疏奉吾至二國○正義曰朝聘之禮享用幣帛致國之所有送女雖則非聘亦以幣帛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慎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屨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敬爲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惰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禮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量二國形勢以傳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準事爲文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仇音求閽音昏刖音月又五刮反疏注刖足使守門○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爲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也且欲以叔向爲宮刑明起刑亦次宮也莊十九年傳稱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知此亦是刖也欲以叔向爲司宮爲奄官之長則韓起爲閽亦欲令爲門官之長刑若鬻拳故以鬻拳之刑解之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肸許乙反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疏朝聘有珪○正義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又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其飾雖與君同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問卽聘也鄭玄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言諸侯相朝與朝天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典瑞及聘禮記聘圭八寸據上公爲文耳公之使既降公一等知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亦謂上公之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言之○注珪以爲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爲信故執之

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覜他弔反徐他彫反璋音章享饗並許丈反鄭服皆以享爲獻耳見賢遍反下同臣爲于僞反使所吏反

疏享覜有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覜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覜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王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覜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爲饗卽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旣亡執璋無文耳故杜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峩峩尚書大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述職述其所治國之功職也

疏注諸侯至述職○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狩省視其功勞也

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巡功巡所守之功績巡守手又反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机音几倚於綺反

疏設机至不飲○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淸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倚机不敢飲酒也

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好呼報反注及下同

疏注宴飲至所無○正義曰謂主國宴賓以貨爲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是也

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飧音孫陪薄回反徐扶杯反

疏注熟食至殷勤○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飧飪熟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飧有陪鼎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飧言饔餼備而飧不備也杜以餼生而飧熟故云熟食爲飧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玄云陪鼎三牲臛膷臐膮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二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是朝聘皆有飧也案聘禮歸饔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

胃鼎一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膷鼎牛。臛也在
牛鼎之西其一曰臐鼎羊臛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膮鼎豕臛也在豕鼎之西其陪所設當西階
之內廉腥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
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饔餼五牢案鄭注掌客其子男饔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
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饔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
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饔餼九牢死五牢飪七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
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注云爵卿也則飧二
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二牢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濮音卜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
年。鄢於晚反【疏】以敗於鄢。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注云言兵禍始於邲而不注者從可知也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
重之以睦君臣和也。重直用反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姻音因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麇音隕反又其郎反注同
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
吳荀偃之子。行戶郎反鞅於丈反知音智將子匠反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趯他歷反骼古百反或音各躒力狄反又力各反本又作櫟同賁扶云反選息戀反韓襄為公
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使所吏反注及下注同任音壬【疏】韓須受命

而使○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疏注皆韓起庶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

杜氏非也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

皆韓起子凡七人八一邑乘繩證反下皆同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疏注四族至四人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赤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

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

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喪息浪反楊肸叔向本羊舌氏食菜於楊故又號楊肸也輔

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食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其二縣故但言彊家疏

○注韓氏至彊家○正義曰杜以家縣爲一故并韓賦七邑與羊舌四族乃爲十一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族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爲四家共二縣也劉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

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即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內也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既

有其邑自然稱家哀二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即縣也劉以爲韓須不得爲家家不得稱縣以爲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爲十家而規杜氏非也長轂九百

長轂戎車也縣百乘○轂古木反疏長轂○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兵車轂長三尺三寸又云大車牛柯長尺半是短也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遺唯季反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

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仲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也大夫無辱謝薳啓彊【疏】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啓彊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紹上可之言服虔云何不可之有如是大不識文勢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敖五報反叔向以其所不知絕句多知如字一音智【疏】王欲至不能○正義曰王欲謂叔向以爲敖樂以其所不知不解之處試之而竟不能王之所爲叔向悉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見賢遍反○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爲逆也○娶七住反爲于僞反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驟仕救反○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愬悉路反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誘音酉惰徒臥反間音閑注同又如字又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陳直覲反重直用反○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射食夜反又食亦反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過古禾反瑣素果反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遽其據反岸五旦反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馹人實反傳中戀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蹶居衛反犒苦報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

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今龜如此○釁許覲反女音汝守手又反下同亟紀力反）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休解也○好呼報反使所吏反下並同解佳賣反）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馮皮冰反徐敷求反注同）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羸力危反完音丸）

疏（今君至釁鼓○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電盛爲瞋怒虐執云云是也）

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易以豉反豈爲于僞反禦魚呂反）

疏（難易有備○正義曰言知楚爲患難則吳易有防備也○且吳社稷是卜○正義曰恐楚王言女既云吉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國之守龜○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被殺則是龜不信故又言此以荅之）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効乃在邲○否悲矣反舊方有反）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萊音來）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觀舊音官讀爾雅者皆官喚反注同坻直夷反）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婁力侯反徐力俱反如淳音樓）○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五稔而甚反）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

疏（注再同盟○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

子來盟是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華戶化反比如字又毗志反疏合比至罪之○正義曰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求媚於大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事君不以道也以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罷音皮○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疏注合先至之禮○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三十年傳文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鑄之樹反疏注鑄刑書於鼎○正義曰傳直言鑄刑書知鑄之於鼎者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度待洛反下同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辟婢亦反下皆同爭爭鬭之爭注及下注同疏注臨事至爭端○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於大罪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

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令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卽爲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爲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爲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

疏閑之至其淫○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衞也閑之以義曰衞之使合於事宜者也政者正也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奉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居官食祿制爲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文則加罪爲刑收贖爲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聳息勇反行下孟反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說音悅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涖音利又音類斷之以剛義斷恩

疏懼其至以剛○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言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教也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之臨涖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涖謂有所施爲臨撫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涖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失於驕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懈倦涖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爲政之病故斷之以剛彊此云斷之以剛卽上嚴斷之義嚴謂威可畏剛謂情無私此皆論心故重言之○注聳懼也○正義曰釋詁文也彼作竦音義同○注施之於事爲涖○正義曰涖亦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涖卜曲禮云涖官春秋書涖盟皆謂當其事而臨之故云施之於事爲涖則臨謂平常涖謂當事以此爲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涖亦臨也故論語云不敬以涖之則民不敬是也○注義斷恩○正義曰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尚書徇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斷獄者皆當義斷恩

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
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長丁丈反 疏 猶求至使也。正義曰以剛以上雖率意教人猶爲未善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明察大夫之官法忠誠信著之長則慈愛溫惠之
師教用此四法以教民民於是乎可任使也。注權移至畏上。正義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
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徼本又作邀古堯反巧
如字又苦孝反 疏 注因危至巧僞。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徼幸
以成其巧僞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夏戶雅反 疏 注夏商至以制。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獄或失其實斷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
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爲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
書謂之九刑 疏 注周之至九刑。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爲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爲此名故稱之耳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疏 注言刑至之世。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爲刑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
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在襄三十年。相息亮反洫況域反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謗布浪反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參七南反一音三 疏
注制參至末法。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一事也爲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爲法子產亦取上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
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爲書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 疏 詩曰至四方。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

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爲法也言以德爲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疏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疏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疏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爲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爲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絶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己有儒弱則爲殿負彊猛則爲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横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橈之威違衆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郅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者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竟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觀民設教遺時制宜謂此道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疏若吾子之言。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儆戒爲惠疏吾以救世也。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令之所以救當世。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

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疏]注象類至致災。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出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文言文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治民隨國而爲之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今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疏]注周禮大夫三獻。正義曰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故鄭注掌客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饔餼三牢獻視饔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若依古禮大小國之卿皆五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饔餼五牢獻同饔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大國得從古禮故昭元年鄭人享趙孟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以下卿則從大夫之禮故今武子云得貺不過三獻周禮無此文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大夫卿之摠名故注云三獻也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爲罪[疏]今豆有加。正義曰上言加籩此言豆者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疏]寡君猶未敢。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唯言享有加籩止知加於常禮不知幾獻籩豆未必過七獻也言寡君猶未敢當此者謙耳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寺本又作侍柳良九反寺人名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惡烏路反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處昌慮反下同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衞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衞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柳比毗志反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

見於左師左師向戌。見賢遍反又如字左師曰女夫也人亡夫謂華亥。女音汝下并注同夫方于反注同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喪息浪反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俾必爾反【疏】。詩曰至斯畏。正義曰大雅板之篇凡伯刺厲王之詩也言宗子之固惟若城也卽謂宗子爲城言宗人當固之毋使此城傾壞傾壞則女獨矣女旣獨此必有所畏懼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柤鄭地。過地臥反又古禾反從才用反或如字勞力報反注及下同柤側加反見賢遍反下見王注見鄭伯如見楚王私見鄭伯同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疏】注共而有禮正義曰見如見王是共也解不敢見是禮也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乘繩證反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殺所界反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芻初俱反樵似遥反下同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疏】不樵樹不采蓺。正義曰不樵樹不伐樹以爲樵不采蓺不采所種之菜果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抽敕留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匄本或作丐音蓋乞也說文作匄逯安說亾人爲匄黜敕律反【疏】不抽屋不強匄。正義曰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強乞也舍不爲暴主不慁賓慁患也。慁戸困反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竟音境下注同辟匹亦反注及下同衷音忠邪似嗟反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效戸孝反下同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爲於虔反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說音悅。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洩息列反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谿苦兮反父音甫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鬭韋龜之父。廄九又反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爲吳所敗

疏且弔敗也。正義曰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而得弔敗者本自爲聘聞敗因弔之故言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匄古害反本或作丐相息亮反注同士鞅於丈反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十一年介音界

疏。士匄相士鞅。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匄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

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暨齊平

傳。諂敕檢反諛羊朱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三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三 昭五年盡六年

經五年

蔡侯 淳熙本蔡誤祭

傳五年

舍中軍卑宮室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十節揔入吾子亞卿也節注下 此則唯舍中軍之衆 宋本之上有分中軍三字 傳稱孟子孺

泄帥右師 宋本子孺作孺子是也

季孫不欲親其議 纂圖本毛本欲誤用 勑二家會諸大夫 宋本毛本勑作敕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石經氏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民皆分屬三家 毛本民字空缺 大宰半屬於

公半屬於已 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於公半屬四字據宋本補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纂圖本毛本於改于

投擲也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也作地與釋文合

得以此言告季叔 補各本叔作孫案叔字誤今訂正

從生至正路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生此本誤主今改正 君爲大夫 宋本爲作於 如是三者 宋本三上有字是也

大庫之庭 閩本監本庫下有至字 梓損登大庭氏之庫 補各本損作愼案損字誤今訂正

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 諸本作牛此本誤半今改正淳熙本豎作賢非也

詩云 諸本作云石經初刻作曰後改正

曰是將行石經行下後人旁增乎字非也

卒以餒死毛本卒誤足　離爲明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明作日是也

自王已下毛本已作以　日昳爲臺補釋文按勘記昳由結反北宋本葉抄本昳作跌由作田按皆是也古書日昳字皆作跌田結反後人始造昳字以改古書

闕不在第諸本作闕此本誤闕今改正

乃復具釋爻辭云宋本重爻辭二字　故曰其爲○後宋本○作子不誤閩本監本毛本脫子字　從王至臺十等之目閩本監本目誤日

日未出而又畢宋本畢下有退字是也　故曰其當旦也浦鏜正誤也作乎　故各取象爲義宋本義下有也字

明之未融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之作而與石經合

當三在旦石經初刻三在旦誤倒後改正

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也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非宋本無也字

楚子以屈伸爲貳於吳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伸作申

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淳熙本子誤于石經宋本氾作汜岳本閩本作汜是也毛本二于字並改於

子產相鄭伯淳熙本產誤隆

注往有至贈賄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言善於禮節注下　及聘事皆畢乃云監本毛本云作去　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閩本監本毛本于作王非也

晉侯謂女叔齊曰 諸本作晉纂圖本毛本誤齊

有子家羈 公羊穀梁羈作駒漢書五行志同

謂往年莒亂而取鄫 閩本監本毛本鄫誤鄭淳熙本作贈尤非

不知其私 宋本其誤莒

公仰給食 宋本仰下有他字

奉吾至二國 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揔入辭不敢見節注之下 送女雖則弗聘 宋本弗作非是也 禮當勉力復行 宋本復作履是也

故云思故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故作終是也 行必得理 閩本監本毛本理作禮是也

吾亦得志矣 毛本亦誤以 蓬啓彊曰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非也 朝聘有珪 惠棟云說文珪古文圭 考功記玉人云 浦鏜正誤功作工是也 重脩監本玉誤王

所以時舉享后者 宋本監本毛本時作特是也 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三饗此本誤作二饗今改正

天子巡守曰巡功 諸本作守宋本作狩

設机而不倚 閩本監本机作機誤案賈氏儀禮燕禮疏引作几 曰幾中而後禮成 宋本監本毛本曰作日是也

以貨財爲恩好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財此本誤才今改正

性臛膷臐膮也 宋本作牲臛膷臐膮也閩本同監本毛本臛作臛考文作膗與鄭注合下同 其一曰膷鼎牢膗也 宋本監本毛本牢作牛是也膷

閩本誤鄜在羊鼎之西毛本鼎作臛非也其一曰曉鼎宋本監本毛本曉作膮不誤上公饔餼九牢監本牢誤牛飪一牢監本

毛本一作七是也大行人注云浦鏜云注見掌客云大行人誤是也

去則贈之以貨賄毛本賄誤財

求諸侯而麋至李善注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注引作麕至引杜注同

皆疆冢也石經此處缺諸本作彊閩本監本作疆非也見于襄二十一年傳補兩一字誤重

楊肸石經此處剥缺宋本淳熙本楊作揚段玉裁云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偁楊肸其子食我亦偁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即楊侯國案宋本淳熙本作揚非是

韓氏七賈公彥周禮縣師疏引注七下有邑字

故以爲四家共二縣也諸本作家此本誤冢今改正不別更稼家宋本監本毛本稼作稱是也宋本毛本別誤必

考工記宋本毛本工誤功

伯仲行吳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仲作中案作中者是

失婚姻之親宋本婚作昏

娶於子尾氏顧炎武云石經娶誤作聚案石經娶字不誤

會於夏汭石經此處缺纂圖本監本毛本於作于非也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諸本作于釋文作於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廬誤盧

君若驩焉顧炎武云石經若誤苦案石經不誤滋敝邑休殆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殆作怠

今君王覺鼓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注文善有備之下

薳射帥繁揚之師淳熙本揚作楊石經作陽與襄四年傳合

經六年

傳六年

則不書於經閩本監本毛本脫則字

鑄刑書於鼎宋本以下正義二十一節揔入藏爭辟焉節注下趙歎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歎作鞅不誤○今訂正

語遺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語作詒不誤○今正

掌五刑之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五此本誤王今改正則罪五百閩本監本毛本則作刵宋本作刖與周禮合令鄭鑄之於鼎宋本監本

毛本令誤今

是故閑之以義漢書刑法志引作以誼案誼義古今字

曰衞之使合於事宜者也宋本曰作防無者字

聳之以行諸本作聳漢書刑法志引作㦙晉灼曰古竦字

涖之以彊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漢書刑法志引涖作莅與釋文同

喪服四制云諸本作云此本誤三今訂正

上公王也 惠棟云公王當作公侯正義曰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

動鼎以示之 宋本監本毛本動作勒是也

而徼幸以成之 釋文徼作僥云本又作邀監本幸作幸非也 因危文以生爭 諸本作文此本誤叉今改正 緣徼倖以成其巧僞 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倖作幸

周之衰亦爲刑書 監本爲誤謂毛本謂下增之字尤非

議事制罪 宋本議上重始盛之世四字是也 作書於衰亂之時 宋本時下有也字

勤於鼎 宋本監本毛本勤作勒不誤 言其所制 閩本監本毛本脫制字

爲天下所信 宋本淳熙本岳本監本毛本信下有孚信也三字纂圖本孚上衍釋字

賄賂並行 漢書刑法志引作貨賂並行 其民非復已有 宋本巳作已下用已同 愛憎改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竟作意 所覩民設教 宋本所下有謂字是也

若吾子之言 足利本脫吾字

以見箴戒爲惠 諸本作箴釋文作鍼 所以救當世 宋本世下有也字

火心星也 岳本脫也字

火未出而作火 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作用火

火如象之 漢書五行志引作火而象之古如而字通用

注周禮大夫三獻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況下臣節注下　則從大夫之禮宋本從下有大國二字　故今武子云諸本作今此本誤令

今改獻各如其命數本脫獻字閩本監本毛正　故注云三獻也毛本獻作卿非也

寡君以爲驩也惠棟云左傳懽字皆作驩此古文之異者高誘注戰國策云懽猶合也　以加禮致驩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驩下有心字

亡知加於常禮閩本監本毛本亡作已宋本作亡是也

欲以求媚大子淳熙本求誤束監本毛本大作太非也

襄十七年奔衛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衛陳樹華挍作陳是也

宗子維城石經此處缺宋本維作惟　俾使此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也是也　詩曰至斯畏宋本此節正義在女其畏也之

下

不敢當國君之勞淳熙本脫君字

共而有禮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則人之辟乎節注下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宋本採作采與釋文合

不采蓺宋本淳熙本岳本蓺作蓺注同石經作藝

遊吉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遊作游

楚辟我衷釋文辟作僻注及下效辟亦皆作僻

而則人之辟乎石經辟字改刊

徐儀楚聘于楚 案說文作徐鄦楚云鄦臨淮徐地

使薳洩伐徐 諸本作洩釋文作泄是也

士句相士鞅逆諸河 釋文云今傳本皆作士句古本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亦作王正陸德明孔穎達皆以王正爲是穎達以釋例作王正爲證然則杜注當本是王正晉大夫也

士句相士鞅 宋本此節正義在未嘗可也句注下 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 監本毛本與誤取

左右謟諛 石經此處缺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謟作諂是也釋文同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三挍勘記 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四 昭七年盡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暨其器反傳同重直用反疏暨與至可知○正義曰暨與釋詁文也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爲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卽燕與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其所疑云前年冬齊伐燕文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又此年稱齊暨燕平之月傳所舉經文知此是燕與齊平也釋例曰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間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以其不分明故起見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婼敕略反徐又音釋好呼報反疏注公將至舊好○正義曰魯與齊鄰公遠適楚慮其或來侵伐遣使與之盟尋舊好也案經婼之如齊在公如楚下杜言將適楚者叔孫婼非公命則不得書經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發後始去杜言將見此意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疏衛侯惡卒○正義曰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注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謂此事也然則此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當舍名而稱字○注元年大夫盟于虢○正義曰虢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雖不爲載書亦以名告神與盟同也○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疏［齊求之也○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久次久次而不行卽是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音意乃成耳］

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虢瓜百反竟音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瑶甕玉櫝之屬○瑶音遥甕烏送反徐於容反櫝徒木反］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晳星歷反徐思益反釁許覲反］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濡徐音須說文女于反一音而又反又而于反鄚音莫本又作莫］疏［注濡水至易水○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瑶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瑶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斝古雅反一音嫁禮記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說文斝從斗匱其位反］疏［注瑶玉至玉爵○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傳云瑶美石此云瑶甕玉櫝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瑶爲玉者詩毛傳云瓊瑶美玉則瑶之爲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别故或以爲石或以爲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瑶爲玉故毛言美玉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齊醢菹臡實之則甕是小器當以瓦爲之以瑶爲甕故爲寶也論語云龜玉毀於櫝中是櫝爲盛物之匱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斝畫禾稼也斝是爵名文承玉櫝之下明亦以玉爲之言耳者蓋此器旁有耳若今之杯故名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旌音旌析星歷反游音留軫之忍反］疏［注析羽至於軫○正義曰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然則干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非羽至軫也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玄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卽如天子不應建大常旌曳地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龍之旗而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刃大夫之旌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并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爲疑不可知也］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

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反斷音短疏芋尹○正義曰芋是草名
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
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
子經略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疆居良反下同分扶問反疏天子至正封○正義曰昭二十一年注云畧界也則此畧亦
爲界也經營天下以四海爲界界內皆爲己有故言畧有四海謂有四海之內也天子界內天子自經營之故言經畧也諸侯封內受之天子非己自營故言正封謂不侵人不與人正之使有定
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普本或作溥音同毛傳云大也濱音賓涯五佳反疏詩曰至王
臣○正義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云溥天之下云云鄭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率土之濱者地之形勢水多於土民居水畔故云循土之涯
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
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共音恭圉魚呂反疏王臣至臣臺○正義曰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者謂舜爲臣以事堯也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爲臣文同而意異
也公者五等諸侯之摠名環齊要略云自營爲厶八厶爲公言正無私也大夫者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
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必得本故杜皆略而不說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女音汝焉於虔反閱音
悅蒐所由反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區烏侯反徐如字服云僕隱也區

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疏】注僕區刑書名○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名也名曰僕區未知其義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 曰盜所隱
器 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啟疆北至汝水【疏】注行善至汝水○正義曰文王之法所以得天下言行善法所以得爲天子也僕區之法所以封汝言去盜賊所以大啟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文王啟疆至汝水 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言皆將逃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
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澤而歸之○數色具反又色主反逋布吳反萃在醉反藪素口反【疏】昔武至淵藪○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也武王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言天下罪人逋逃者以紂爲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也 故夫致死焉
人欲致死討紂○夫音扶又方于反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有所在矣 言王亦爲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 往去之○ 盜有寵未可得也 盜有寵王自謂爲葬靈王張本 遂
赦之 赦無字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 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疏】注宮室至城內○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露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 大宰薳啟疆曰臣能得
魯侯薳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
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
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好呼報反輯音集又七入反 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 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隕于敏

反祧他彫反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共音恭○疏曰我至北望○正義曰日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年共王之初共王卽望魯朝故言往耳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董遇注無日字謚法旣過能改曰共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傳直專反郟古洽反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復扶又反質音致又如字疏寵靈至貺矣○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令君之嘉惠於楚卽是寡君受貺矣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使所吏反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質音致徐之二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疏注祖祭道神○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爲祖也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玊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是說祖軷之事也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大夫用酒脯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

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道之音導下同勞力報反下同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介音界相息亮反貜俱縛反又俱碧反及楚不能荅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受其凶惡。惡之如字或烏路反非也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衞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衞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降戶江反下同

【疏】注衞地至降婁。正義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是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衞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故云衞地豕韋也三統厤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中終於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但聞有前却不知日在何度而食也言去衞地如魯地蓋始入降婁之初耳

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衞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衞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咎其九反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

【疏】詩所至不臧。正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注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謫直革反譴遣戰反

【疏】對曰至之災。正義曰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爲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教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爲災何獨衞君魯卿當其名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卽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

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衞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汝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復扶又反下復伐同

疏注前汝至杞田。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於時不免楚意爲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無辭可以禁之故內懷恨而治其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爲于僞反注及下爲杞同守手又反下守臣同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挈若結反缾蒲丁反之知音智注小知同汲音急借子夜反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喪息浪反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猜七才反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間如字注同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虛起居反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萊音來柞子洛反又音昨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鬣力輒反相息亮反鬚音須夸苦華反

疏使長鬣者相。正義曰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禮也

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好呼報反注同屈居勿反大屈弓名服同又云大曲也賈云寶金可以爲劒出大屈也【疏】注大屈弓名○正義曰賈逵云大屈寶金

可以爲劒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啓彊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卽大曲也

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見賢遍反語魚據反適丁歷反傳直專反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禱丁老反又丁報反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瘳敕留反黃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人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殛紀力反誅也本又作極音義同鯀古本反下注同【疏】今夢至寢門○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曰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羆羆似豕之獸卽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王云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能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闚屏牆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玄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

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夏戸雅反注夏下同【疏】注鯀禹至見祀○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言郊祭天而以鯀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通夏世爲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夫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鯀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則其他所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愛召公猶敬其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哉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疏】注言周至羣神○正義曰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然則鯀非晉地之神晉人不合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爲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不祀鯀而鯀爲祟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晉侯疾間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子祀羣神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杞鄫何事然則杞是夏後自當祀相衛不祀相而晉祀鯀者相無功唯子孫當祀鯀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祀鯀也

韓子祀夏郊 祀鯀【疏】祀夏郊○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注云祀鯀

晉侯有間 間差也○差初賣反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莒所貢【疏】方鼎○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爲于僞反下爲初言同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夫音扶任音壬下同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析星歷反荷本亦作何河可反又音荷擔丁甘反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

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若屬音燭疆居良反埸音亦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
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疏注傳言至不諒○正義曰貞而不諒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正也知宣
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也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
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
而行介甲也介音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
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疏注公孫段豐氏黨○正義曰劉炫云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以規杜氏今知非者段為豐氏傳有明文杜既注傳無容不委蓋
後人轉寫之誤劉君雖規未必是杜之失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
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
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洩息列反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
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復扶又反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
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下及注同徐始銳反疏子產至圖說○正義曰言立公孫洩者所以解說民
心也伯有作亂而死不應立其後祀今立良止民必怪之為伯有之身無義立後而圖謀自解說於民也解說者以子孔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若國家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為妖鬼
立良止也以此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治直吏反疏從政至媚也○正義
曰反之謂反正道也媚愛也從其政事治國家者有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理不合立公孫洩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為惑故反違正道兼立公孫洩以取媚於民

令民不惑也段與帶之卒自當命盡而終耳未必良霄所能殺也但良霄爲厲因此恐民民心不安義須止過故立祀止厲所以安下民也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玄荅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不媚不信 說而後信之。說音悅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魄形也。魄普白反 **既生魄陽曰魂。** 陽神氣也

疏 人生至曰魂。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嘘吸取芸動爲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是故魂魄之名爲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之哭其子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雅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易係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骨肉必歸于土故以歸言之魂氣無所不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

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竝生無先後也。注陽神氣也。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為陰魂無形故為陽既以化表形故以陽見氣氣為陽知形為陰互相見也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疏】用物至魄強。正義曰魂既附氣氣又附形形彊則氣彊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彊魄以形強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
強故用物精而多則魂魄強也。注物權勢。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揔名也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爽明也【疏】是以至神明。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耳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匹夫謂匹婦賤身。強其丈反況良霄我
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腆厚也。冑直又反從政三世矣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公孫輒輒生伯有良霄三世為鄭卿腆他典反【疏】從政三世。正義曰子良子耳良霄三世皆為卿抑諺曰
蕞爾國蕞小貌。蕞在最反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柄彼命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
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疏】注相尚至以酒。正義曰相尚以奢食無度也相困以酒飲無度也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鉏仕居反頡戶結反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
年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魋徒回反【疏】罕朔殺罕魋。正義曰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禮謂之從父昆弟罕
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
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
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

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等不以罪降。爲子于僞反注同嬖必計反【疏】使從嬖大夫。正義曰子產數游楚云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嬖大夫亦是下大夫子產云朔亞大夫也今晉侯使朝爲下大夫故杜云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庇必利反又音秘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鶺鴒䳭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鶺本又作卽精亦反鴒本又作令力丁反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遥又以照反【疏】詩曰至急難。正義曰小雅棠棣之篇也以鶺鴒之在原喻兄弟之急難也鶺鴒水鳥也今而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有兄弟在急難相救之情亦不能自舍也但鳥有飛行可言人之不能自舍無狀可言耳。注鶺鴒䳭渠。正義曰釋鳥文郭璞曰雀屬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說音悅還音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恪苦各反【疏】注陟登至哀策。正義曰陟登恪敬釋詁文也周禮所云上帝皆是天也如今之哀策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之哀策謂此也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圉魚呂反【疏】注二圉至命者正義曰案周本紀高圉是公劉玄孫之孫高圉生亞圉亞圉大王亶父之祖也並爲殷之諸侯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圉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受追命無文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

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病不能相禮本或作病不能禮相息亮反注相儀同勞力報反乃講學之講習也苟
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疏注孔丘年三十五。正義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
誤耳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疏注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湣
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臯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卽生梁紇梁紇
卽生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適丁歷反及正
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
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僂力主反傴紆甫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
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亦不敢侮慢之。○侮亡甫反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
○饘之然反爾雅餬饘也鬻之六反孫炎云淖糜也餬音胡疏饘於至余口。○正義曰釋言云餬饘也郭璞云糜也又云鬻糜也孫炎曰淖糜也然則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
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將糜向口故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粥向帛黏使相著謂之餬帛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疏注聖人至考父。○正義曰聖人謂殷
湯也不當世謂不得在位爲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之德知此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大位者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有達人
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丘明竟尊之而失事實陳恒未死言謚亦此類也今其將在孔
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屬音燭說音悅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疏注南宮至敬叔○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諡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故孟
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
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單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單
音善○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頃音傾十一月季
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則同始異
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憔在遙反詩作盡瘁在醉反疏詩曰
至事國○正義曰小雅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此作憔悴蓋師讀不同其異終
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
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語魚據反疏歲時日月星辰○正義曰
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言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
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謂此六物也大歲所在十二年始帀故為十
二歲○辰而莫同○正義曰東南隅有辰也大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有辰星也日月會謂之辰者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
乙疏故以配日○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
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婤音周又直周反徐敕周反姶烏荅反縶張

立反烝之承反【疏】注夢時元未生○正義曰知者傳曰婤姶生孟縶卽云成子夢若已生訖當云婤姶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夢且說夢巳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羈居宜反相息亮反下同朝如字史朝亦夢康叔謂巳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跛波我反【疏】之足不良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能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著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屯張倫反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比毗志反注同【疏】之比○正義曰所以上屯無變者皆遇少爻故也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亨許庚反注元亨皆同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長丁丈反注同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名如字徐武政反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繇直又反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言何建本或作可建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疏】二卦皆云○正義曰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也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疏】注外傳云○正義曰外傳云者國語引大誓也古文尚書大誓具有此文此傳之意取大誓也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焉於虔反故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衞襄公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招常遥反疏注以首至世子○正義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仲尼新意以招爲首惡也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然則世子雖是副主猶是人臣從此人臣相殺之例故稱弟以見殺者之罪也又稱世子以見世子亦人臣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溺乃歷反疏注襄二至于宋○正義曰溺以襄五年即位爾來陳常從楚唯有襄二十七年大夫與魯同盟于宋劉炫云往年衞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不數虢以杜爲上下自相反今知不然者以盟于宋經有明文故指之虢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其衞侯惡更無盟處唯有虢盟故數之劉不尋杜意而規其過非也○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干古丹反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蒐所求反紅戶東反乘繩證反沛音貝疏注革車至闕也○正義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二年大蒐于比蒲三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大蒐此不云大知經闕文也釋例云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曲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畧仲尼畧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潁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爲例不復知其自違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過古禾反○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將子匠反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復扶又反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奐呼亂反疏

注招之黨楚殺之。正義曰孔奐之爲招黨傳無其文正以殺稱名氏是有罪之文知其是招黨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無罪不稱名知稱名爲有罪矣若使孔奐無罪仲尼必當變文但此非常例先無定制不知其將何所稱也執招殺奐皆是楚人爲之承上楚師滅陳之下是楚可知不復每文書楚杜以注文隔故言楚殺以明之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其類也此執招殺奐皆滅陳乃爲之故依次而書書在滅陳之下○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嬖必計反

疏注嬖人至故書。正義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故杜辯之袁克葬之案傳克欲殺馬毀玉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爲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且諸言葬某公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故云魯往會故書也案傳袁克之葬乃是私竊葬之而魯得會者諸侯之卒告卒不告葬但葬有常期知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魏榆服云魏邑也榆州里名疏注魏榆晉地。正義曰服虔云魏邑榆州里名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次于雍榆雍榆地名知魏榆亦地名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馮皮冰反注同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濫力暫反下注同疏民聽濫。正義曰或民聽濫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讟徒木反侈昌氏反又尺氏反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音斯本又作磃同祁巨之反又音臣之反汾扶云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遠于萬反注同咎其九反下文同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僭子念反注同不信也出如字又尺遂反

庳在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哿古可反毛詩傳云可也俾必耳反本又作卑休許虯反美也

疏 詩曰至謂乎。正義曰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可哀愍哉彼不能言之人其所言者非不從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惟於已身是病以不能言而自病其身是可哀也可嘉美矣彼能言者巧爲言語如水之轉流然其言信而有徵自使其身處休美之地以言能而自處其美地故可嘉也此能言處休者其是子野之謂乎。注哿嘉至小異。正義曰詩毛傳云哿可也哿無正訓以其字從加從可故各以意訓耳此詩上文云聽言則荅譖言則退然後次此哀哉故杜以哀哉不能言覆上僭言見退謂言而不見信被黜退者也哿矣能言覆上聽言則荅謂言可聽用見應荅者也以其言可嘉善信而有徵故自取安逸處休美也師曠因公之問其言流轉終歸于諫其言實巧故以此巧言如流也據今毛鄭解詩哀哉不能言者賢人不能言也不能以其正道曲從君心故身見困病哿矣能言乃指時世所謂能言者巧言從俗如轉流矣阿諛順旨不依正法得使身居休美與此所引意異故言當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隱元年注云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然則引詩斷章取義得異於本而云叔向時詩義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刪詩之前與刪詩之後其義或異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隱元年論詩者君子之言君子卽丘明也其言則刪詩之後乃與詩說不同故云引詩斷章此杜大畧而言其實未脩之前有引詩亦有斷章者

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爲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廢甫肺反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縊一豉反恚一睡反

疏 注經書辛丑從赴。正義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虛故言從赴長麻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十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故不云日誤

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

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爲于僞反下爲子良立宰爲之立宰同重直用反【疏】注疑爲至發之。正義曰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稱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此復發傳故言重發之也釋例曰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相息亮反下而相吾室同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若何弔也本或作若何弔也○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會衆之大數也。乘繩證反注同數色主反竟音境見賢遍反○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頃音傾下文並同鑄之樹反捷在接反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孺而樹反本亦作孺長丁丈反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數色主反下同【疏】將往至陳氏。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復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謬甚也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去起呂反著張略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

諸曰弗聞子耆亦擐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耆胡臘反下同從才用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耆謂之謂之使无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稽音啓顙素黨反疏注周書至勉也。正義曰周公戒康叔當施惠於不肯施惠者勸勉其不能勉力者今子旗不能勉力爲善欲令桓子勸勉之故引此書也茂勉也釋詁文。頃。正義曰謚法祗動追懼曰頃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疏注壬午至月誤。正義曰杜以長厤校之十月乙丑朔十八日得壬午也十一月無壬午經書十月厤與經合知傳言十一月者誤也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疏注輿衆至哀公。正義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葬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則爲己有克不能私藏馬玉欲殘毀之故不從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寘馬玉。寘之豉反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幄於角反經直結反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之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穿音川戌音恤曰城麇之役不諂。成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麇九倫反注同諂勑檢反頡戸結反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女音汝下同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顓音專頊許玉反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

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鶉市春反【疏】對曰至楚國。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爲郟敖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旣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見已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已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諂非悖也。注顓頊至水滅。正義曰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時猶有書專言之故史趙得而知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也陳是顓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亦當歲在鶉火陳乃滅也史趙别有以知假此而爲言耳不可一準此言以驗國之興滅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析星歷反復扶又反一音服【疏】注箕斗至用也。正義曰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孫炎曰析别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卽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用釋詁文言將用是而更興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絶者。幕音莫瞽音古瞍素口反【疏】注幕舜至絶者。正義曰魯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亦不知幕於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絶言其不絶世繼嗣相傳以至舜也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爲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

舜重之以明德

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重直用反【疏】注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殷興存舜之後而封之也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於遂故言寘德於遂寘置也置此德於遂身令使遂有德也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

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紹舜後。媯九危反【疏】注胡公至舜後。正義曰胡公封陳之由襄二十五年

傳巳具之矣世本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耳因昔虞舜居嬀水故周賜以嬀爲姓也陳世家言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謂胡公之前巳姓嬀矣是馬遷之妄也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巳見○見賢遍反 疏 其兆既存矣○正義曰陳氏世世益賢而位漸高有恩德而得民意其有國之徵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四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四 昭七年盡八年

經七年

即燕與齊平 監本毛本即誤既 傳以其不分明 閩本監本毛本不誤下

杜言將適楚者 重脩監本杜誤持

鄉曰衛齊惡 監本毛本鄉作卿非也 不奪親之所名 浦鏜正誤奪下有人字據穀梁增也

傳七年

齊求之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注文竿耳玉爵之下 燕必知其音意乃成耳 正德本閩本音作旨宋本監本毛本無音字乃下有行字

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釋文云鄚本又作莫宋本誤鄭

賂以瑤甕 石經初刻甕從瓦後改從缶

注析羽至於軫 宋本以下正義入節揔入遂赦之注下 繫之於旞 閩本監本毛本旞作旞非也 所以注旌於干首也 宋本監本毛本以作謂是也諸本作旌宋本作旄閩本干誤于 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 此本旌字下空闕二字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執無字也諸本作字此本誤字今改正

普天之下釋文普作溥云今之左氏傳本或作普陳樹華云毛詩作溥孟子引詩亦作普據釋文則左傳舊作溥也

故王臣公石經臣字改刊案後漢書濟南安王傳注袁紹傳注引此句下有公臣卿句下阜臣輿誤作皁臣隸脫輿臣隸句

言正無私也宋本言下有公字

之言扶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之上有夫字是也

未知其義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爲隱亡人之法也案釋文引服注亡上有匿字

行善法故能啓疆諸本作彊淳熙本作疆

以紂爲上宋本監本毛本上作主是也

取而臣以往淳熙本取誤敢

往去之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之作也

今在華容城內淳熙本城誤戒

注宮室至城內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言露寢生人所居浦鏜正誤露作路按鄭注作路

以血塗其十監本十作卜宋本毛本作上是也

大宰薳啓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是也下同

奉承以來毛本奉承誤倒

日我先君共王淳熙本纂圖本日作曰案正義云日謂往日也董遇注無日字毛誼父六經正誤以作日月之日爲誤非也岳本此處缺

日月以冀補各本冀作龔注同

何蜀之敢望石經此處刓缺纂圖本毛本敢作告非也

君若不求石經此處缺宋本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求作來是也

既祭以車轢之 考文既祭二字誤作前監本毛本轢作櫟非監本下轢字不誤

孟僖子爲介 諸本作介石經初刻誤个後改正

誰將當目食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目作日是也

故禍在衞大在魯小也 岳本脫也字 注衞地至降婁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三日從時注下 是在地封域 宋本無是字

引堪餘云 監本毛本餘作輿是也 戌降婁魯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戌此本誤成今改正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 案陳樹華云詩作此日而食漢書五行志引亦作此日引傳無者字 朔月辛卯 案今本毛詩月誤日

豫筭而盡知 宋本豫上有皆字筭作算是也毛本同 當其各也 閩本各作名亦誤宋本監本毛本作咎 照臨下上 閩本上作土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土是也 故鳴之以鼓折 閩本折作折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柝不誤 教之脩德之去 宋本毛本之下有以字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

晉人來治祀田 淳熙本來誤作求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祀作杞是也 前汝叔侯不盡歸 宋本岳本汝作女正義同 前女

至杞田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不書非公命之下

成孟氏邑本杞田 淳熙本田誤山

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淳熙本我誤戎

吴無以待之 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吴作吾是也

魯國汴縣東南有桃虚 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汴作卞是也

使長鱌者相 案說文引傳作儼是儼爲正字鱌爲假借字 欲先夸魯侯 宋本淳熙本先作光是也葉鈔釋文亦作光 使長鱌者相 宋本

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愼守寳矣節注下

薳敔彊見魯侯 宋本薳作蔿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

薳啓彊聞之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 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淳熙本脫而字

並走羣望 臧琳云當作並趨羣望字之壞也詩棫樸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箋云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故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望祀山川雖不積薪然諸臣之促疾祀事則同也古趣字多有誤作走者如玉篇趣下引詩來朝趣馬今詩作走馬是趣譌走之一證也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石經此處刓缺宋本岳本于作於正義曰諸本皆作熊釋文作能又云今本作能者勝案陸說是也 昔堯殛鯀于羽山 釋文云殛本又作極段玉裁云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凡作殛者皆極字之假借也 今

夢至寢門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 孫炎曰書云 宋本曰作引是也 則熊似罷似豕之獸 宋本無似罷二字 張叔

皮論云 案錢大昕云李善注文選卷六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卷三十一卷四十引張叔及論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與春秋跡所引本是一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及論或云皮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相涉也 賓爵下革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革誤華據潛揅堂文集所引改正

故晉繼周祀鯀也 宋本無也周下有當字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毛本於改于 豐施 淳熙本施字空缺

荷擔也以徵薄喻貴重 釋文亦作擔宋本作檐毛誼父六經正誤云擔作檐誤當作擔案毛誼父云檐非也依說文當作儋古書多假檐爲之擔俗字貴重宋本誤倒作重貴

若屬有疆埸之言 纂圖本毛本埸誤場

而豐氏受其大討 毛本受誤愛 傳信子產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信作言是也 注傳言至不諒 宋本此節正義在以易原縣於欒大心注下 貞而不諒 重脩監本貞誤真

以賜欒大心也 岳本脫也字

鄭人殺伯有 岳本脫人字

注公孫段豐氏黨 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不亦宜乎注下

何休膏肓 宋本肓作育是也 子產雖立良止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良作㝵不誤下同 令雩祀百辛即士有益于民者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辛即作辟卿是也

既生魄陽曰魂 纂圖本毛本魂作魄非也 惑陰陽以靈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惑作感不誤 魄盛魂強 宋本強作彊 形既入土 宋本監本毛本土作士是也

則魂魄強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強作彊與石經合 用物至魄強 宋本毛本強作彊下魄強同 則物備 宋本物下有能字

此言從微而至著耳 耳字依宋本改此本誤斗閩本監本毛本作葢亦非

注相尙至以酒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使從嬖大夫注下

君之羈臣 石經此處鈌淳化本羈作覊

以其罪降 補監本毛本降作降注同

詩曰至急難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下 喻人當居平守之世 宋本監本毛本守作安是也

漢魏以來毛本漢字實缺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諸本有相字論語季氏篇疏引傳文同釋文無相字云本或作病不能相禮惠棟云今本禮上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葢襲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

孔某年三十五諸本作孔某此本作孔丘形相近而誤毛本作子非正義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葢相傳誤耳　孔某年三十五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孟僖子可則效已矣之下

家吾本姓篇云宋本監本毛本吾作語是也　宋佀公熙毛本佀作泯是也泯與杜注閔同今本家語作襄公大誤　金父生臯夷父浦鏜正誤臯作睪　伯夏即生梁紇宋本無即字是也　即生孔子宋本子下有也字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毛本授誤受

三命茲益共後漢書馬援傳注引作三命滋益恭

亦不敢侮慢之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亦上有人字岳監毛三本脫慢字

注南宮至敬叔宋本監本毛本無至字是也

單獻公弃親用羈宋本岳本羈作羇與石經合

治官居職非一法則宋本淳熙本纂圖本岳本監本毛本無則字是也

同始異終淳熙本異誤易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石經居字事字上旁並有以字後人所妄加也　詩曰至事國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故以配日注下

十二年始市 閩本市作布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市是也

嬖人婤姶生孟縶 閩本姶誤始正義及下同纂圖本下婤姶生子亦誤始 孔成子夢康叔謂巳立元 毛本元誤兀 夢時元未生 監本元作至非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故孔成子節注下 且說夢巳下 宋本巳作以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石經此處缺監本毛本能作弱按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正義欲於不良斷句非也 能行向下讀之 監本作弱行向下讀之毛本作弱向下行誤

今著鄰 宋本岳本監本今作令是也

嗣吉何建 釋文云何本或作可建陳樹華云可乃古何字 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諸本作吉淳熙本誤言

大誓曰 纂圖本大作泰非也 襲於休祥 淳熙本襲作聚

經八年 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廿二岳本昭下有公字並盡十二年

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 重脩監本共作其非也 又推過爲首 宋本又上有招字是也 以招爲首惡也 監本毛本首惡誤倒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宋殘本干誤于

劉賈潁曰 宋本潁作穎是也

注嬖人至故書 閩本監本毛本脫注字

傳八年

注魏榆晉地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是宮也節注下 知魏榆亦地名也 宋本無也字

石不能言或馮焉 案漢書五行志言下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
怨讟動于民 石經此處缺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于作於
莫保其性 石經此處缺宋本宋殘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同師古曰信猶保也一說信讀爲申
俾躬處休 石經此處缺釋文俾作甲云本又作俾　以言能而自處其美地 宋本言能作能言是也　與刪詩之後 毛本與誤則
元配夫人也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配下有嫡字是也釋文作適云本又作嫡
屬諸徒招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諸下有司字是也案史記管蔡世家索隱曰招或作茗或作昭
哀公有癈疾 北宋刻釋文亦作癈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廢案說文云癈固疾也在疒部毛詛父六經正誤云與國本作廢非也
注經書辛丑從赴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公子留奔鄭節注下
楚人執而殺之 諸本作而此本誤弓今改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纂圖本監本毛本作楚子誤　故重發之 諸本作發此本誤廢今改正　而發傳有三者 案襄
十一年正義作而傳發其三者　因艮胥以顯其稱行人 案襄十一年正義人下有之事二字
賀虒郊也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郊作祁是也
自根牟至于商衞 宋殘本商作商非也　琅邪陽都縣有牟鄉 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邪作琊字案宋殘本以下缺五葉
子成頃公子固也 毛本頃誤逐
亦授甲將助之 毛本授誤受　又數人告於道 石經宋本纂圖本毛本於作于　將往至陳氏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遂和之如初注下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 監本彊誤疆

茂不茂 陳樹華云茂書作懋案茂懋字異而音義並同也

服行也 監本服上脫注字

謚法祗動追懼曰頃 監本毛本謚作諡祗作祇非毛本曰誤氏

奉孫吳圍陳 纂圖本圍誤圍

注壬午至月誤 宋本以下正義九節揔入臣聞盛德節注下 麻與經合 此本合字實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戍楚之大夫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足利本無之字是也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宋本淳熙本毛本足利本楚下有國字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增案石經此處缺以字數計之當有國字

陳顓頊之族也 宋本族作後

對曰至楚國 監本毛本楚國作息楚非是 於時猶有書專言之 宋本監本毛本專作傳

析木之津 浦鏜正誤木下補謂字按謂字不當有爾雅邢昺疏可證也

慕能師顓頊者也 宋本師作帥與外傳合 顓頊生窮蟬 閩本監本蟬誤燀下同 蟜牛生瞽叟 閩本監本毛本叟作瞍下同

虞之世數未也 毛本數作文誤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四挍勘記 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五 昭九年盡十二年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疏注以事會禮。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薇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疏注許畏至爲文。正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爲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疏注天火至爲名。正義曰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辯而異之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不言楚陳災而直書陳災者猶如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也以彼不繫晉知注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如舊國也凡災害所及繫於所災所害之處故以所在爲名不復繫其本國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陳是楚之大都無緣當繫於楚二傳妄說故杜不從所災所害者所災謂陳災是也所害謂梁山沙鹿崩是也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而宣十六年不直云宣榭火而以宣榭繫成周者以宣榭其名不顯若不繫成周不知何處宣榭與此別也○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冬築郎囿。囿音又苑也於郎地築苑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摠書。黶於減反疏注楚子至摠書正義曰往年楚公子弃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行也既滅陳以爲縣楚子自往巡行鎭撫之魯宋鄭衛聞其在陳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已使不復摠書諸國也傳因叔弓所見故歷序四國大夫以見諸國皆行非獨魯也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因歷序諸國大夫此意與彼同也服虔以爲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服意準彼爲義故云叔弓後耳彼爲盟主所召故諱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弃晉而從楚乃爲之諱其會楚遲也且彼不書所會乃摠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摠書叔弓會諸侯之大夫傳

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于陳也今傳以四國大夫共會楚子義非匱類足以可明且叔弓若後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為後是欲代丘明為傳非解之也故杜顯而異之言不行會禮故不摠書見此意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疏注此時至譙郡。正義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為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為夷然言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於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郹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為未改之名傳時為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為經丘明采簡牘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即白羽夾谷是也或史記書其後名者即夷與垂葭是也丘明據簡牘為傳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為析之後但簡牘稱析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為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丘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脩經丘明作傳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脩經時為白羽作傳即改為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為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

疏取州至益之。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也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則州來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

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濮音卜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葉始涉反處昌慮反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閻以廉反

疏注甘人至大夫。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為鄹邑之長論語謂孔子為鄹人之子是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人知此甘人即是下文甘大夫襄也甘人是甘縣大夫知閻嘉是晉之閻縣大夫名嘉也甘閻接竟田或相侵故共爭之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趯他歷反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詹之廉反曰我自夏

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夏戸雅反注同駘他來反依字𩣺作邰芮如銳反岐其宜反長丁丈反下師長同治直吏反斄本又作𨤲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

疏注在夏至西北○正義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案本紀不窋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爲大國故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也釋例土地名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邰東六百餘里而介邰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並不知其故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蒲如字又音薄奄於撿反樂音洛

疏及武至東土正義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外薄四海皆爲周地上文既言西土故以下雖說三方其實西方所至過於上文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服虔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巴濮楚鄧吾南土也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巴必加反燕於賢反亳步各反

疏巴濮至北土○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鄧義陽鄧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中夏之國唯濮爲遠夷耳土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慎爲遠夷○注肅慎至餘里○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韋昭云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晉之玄菟卽在遼東北杜言玄菟北三千里是北夷之近東者故杜言北夷韋言東北夷

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

疏吾何邇封之有○正義曰言我之封疆何近之有邇近也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蕃方元反屏必井反隊直類反注同爲于僞反注同

疏文武至是爲○正義曰傳稱號仲虢叔王季之穆是文王母弟也管蔡郕霍魯衞毛聃史記以爲武王之母弟也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康王之母弟則書傳無文文王周之始王故言文王文王未得封諸侯也弟以同母爲親故言母弟耳所封非同母者亦多矣建爲國君所以爲藩籬屏蔽周室使與天子蔽郭患難亦其慮後世子孫或有廢隊王命望諸侯共救濟之是爲此也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皮彥反本又作卞髦音毛始冠古亂反

疏豈如至敝之○正義

曰豈如弁髦因以敝之者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之後因即弃而不事之也○注童子至冠也○正義曰案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可也鄭玄云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加而即弃是禮成而弃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弁有爵弁皮弁嫌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劉炫以爲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没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没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没乃弃杜注何以不言親没也若三加之後弃弁不弃髦杜注何得云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没之髦也髦之形像鄭注士喪禮云未聞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 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檮徒刀反杌五忽反裔以制反禦魚呂反螭勑知反魅本又作鬽武冀反【疏】注言檮至其中○正義曰文十八年傳稱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先儒皆以爲渾敦驩兜也窮奇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此傳以晉率陰戎伐潁止須言饕餮耳而云檮杌者略舉四凶之一耳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可知也若直說鯀當言居檮杌于羽山不須言四裔也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姦古顏反瓜古華反敦都門反煌音皇【疏】注允姓至敦煌正義曰此言主責陰戎知允姓陰戎之祖也言允姓之姦者謂其姦邪之人惡言之也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允姓居于瓜州時同而人別知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偪彼力反甸徒遍反焉於虔反又如字【疏】則戎焉取之○正義曰焉猶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注邑外至之地○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具敘王畿之內遠近之次自國中以外有近郊遠郊次甸次稍次縣次都是郊外爲甸也陸渾之戎居伊洛之間是取周郊甸之地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咎在晉○咎其九反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殖時力反疆居良反畜許又反一音許六反牧音目又音茂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疏我在至主也。○正義曰言我周存在於伯父有益如衣服云云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疏雖戎至一人。○正義曰言伯父我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於我一人既無恩親侵我亦無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說音悅疏王有姻喪。○正義曰隱元年傳云士踰月外姻至姻是外親故杜云外親之喪也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秦妻父為姻雖有此稱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襚也以致襚言之知是外親之喪耳不知外親喪是誰死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襚音遂贈死衣服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俘方夫反滑乎八反又于八反說如字又音悅○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復扶又反下注復封皆同疏陳水屬。○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也陳是舜後舜為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為水屬者蓋裨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為占驗假此以為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嘗為火官即以火為楚象豈復五行之官後世皆依其行乎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吾徒所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妃芳非反一音配注同疏注火畏至之妃。○正義曰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為之妃也服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反注同 疏 注相治至火事正義曰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爲治故以爲治也二十九年傳曰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犂
犂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
以其弟吳回爲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是楚之先爲
火正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麻推前年誤置閏 疏 注火心至置閏○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十七年
傳曰火出於周爲五月今經書四月陳災傳言火出而火陳火得以四月出者長麻云閏當在此
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麻以爲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
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疏 注水得至建陳○正義曰杜以陳爲楚邑楚人在陳陳興則楚衰故
曰逐楚而建陳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爲陳公者也但毆逐楚國之人於義甚通劉炫乃改逐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非也 **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 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妃音配注妃並同 疏 注妃合至陳傳○正義曰妃合釋詁文也易繫辭云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玄云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
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數
以上皆得五而成故云五歲而陳將復封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
二年 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疏 注是歲至水衰○正
義曰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天十
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
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若然楚卒滅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踰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在鶉火而滅故裨竈舉大畧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雖
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火既盛而水則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爲于僞反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許宜反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樂音洛屠音徒禮記作杜蒯苦怪反使尊如字亦所吏反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飲於鴆反下又飲同疏注工樂師師曠也。正義曰禮記檀弓說此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知工即師曠也外嬖叔卽李調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女音汝下皆同疏注樂所以聰耳。正義曰樂以和心聲從耳入故樂者所以聰耳大師掌樂務使君聰故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喪息浪反疏注疾惡至忌日。正義曰訓疾爲惡言王者惡此日不以舉吉事也尚書武成篇云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以甲子喪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之死與桀同日知桀以乙卯亡也以此二王之亡爲天誅之日故國君以爲忌日惡此日也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玄云謂死日也彼謂親亡之日至此日而念親故。此日不用舉吉事非是惡此日也此與忌日名同意異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舍音捨爲于僞反下爲是同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疏注外都至嬖者。正義曰此言外嬖嬖叔卽李調是也禮記云調也君之褻臣也既云褻臣而謂之外嬖知是外都大夫之嬖者猶晉獻公時有外嬖梁伍東關嬖伍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疏服以至不明。正義曰吉有弁冕凶有衰麻禮有吉凶之異作衣服以表之如此之類是服以旌禮也周禮司服六冕以祭祀皮弁以視朝韋弁以卽戎冠弁以田獵如此之類是禮以行事也傳稱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如此之類是事有其物言行事各有其物類也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
不可犯之色周禮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
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
齊皇皇車馬之美騑騑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如此之類是物有其容也君有卿佐之喪宜有
悲哀之貌而與羣臣飲酒作樂今君之容貌非其類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 疏 味以至罪也○正義曰調和飲食之味以養人所以行人氣也
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滿慮之於心所以定言語也詳審言語宣之於口所以出號令也臣實主掌食味今工師不聽叔也不明二侍御者並失其官而君不出令以罪之必是食
味失宜是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說音悅知音智下同悛七全
反 疏 公說至而止○正義曰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之喪不廢飲酒得蒯以禮責之乃知君臣義重其禮不可輙廢爲是悛而止悛改也改革前意也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
盡別記是傳聞故與此異二者必有一謬當傳實而記虛也**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
自解說○躒本又作躒力狄反徐音洛○**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好呼報
反 疏 注自叔至曰禮○正義曰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更不遣聘是邦交禮意久曠絕也殷訓盛也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之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
主人不筵几不郊勞然則聘禮經之所言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聘禮既是大聘使卿矣殷聘又當盛於大聘不知以何爲
盛或當享禮之物多矣○**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亟紀力反樂如字又五教反一音洛 疏 詩曰至子來○正義曰大
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趾其意勿使急成之但其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焉用速成其**
以勦民也勦勞也○焉於虔反勦初交反又子小反**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耆市志反傳同好呼報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疏注三大至從之正義曰成二年鞌之戰魯四卿並書此三卿皆書重兵詳內故備書之其他國行兵唯書元帥而已略外也傳云平子伐莒取郠平丘又獨見執明是季孫爲伐莒之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彪彼蚪反○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成音城何休音恤疏注五同盟正義曰彪以襄十六年即位其年盟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不數元年虢會是五同盟○注十一同盟○正義曰成以成十六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會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于劉及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非也如此數盟不同者或由轉寫誤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婺武付反孛蒲對反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裨婢支反虛起魚反注同枵許驕反疏注歲歲至玄枵○正義曰釋天云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當以北方三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水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任音壬注同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大音泰疏居其至姜也○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其玄枵維首而有妖異之星焉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邑姜齊女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妣必履反宿音秀疏邑姜晉之妣也正義曰曲禮云生曰母死曰妣鄭玄云妣之言媲媲於考也邑

姜唐叔之母故爲晉之妣也邑姜亦是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告薛女此則裨竈自知非吾徒所能測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疏戊子至乎出。正義曰昔戊子之日逢公死其神以此日登天於時有星是此星也於是婺女乎出爾時妖星出於婺女而戊子逢公死今此星亦出婺女知戊子晉君當死也逢公死日星出婺女當時猶有書記故裨竈得而知之。注逢公至日卒。正義曰二十年晏子說齊地云有逢伯陵因之則陵是逢君之始祖也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云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伯陵大姜之祖逢公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殷諸侯也然則伯陵之後世爲逢君皆是逢公未知戊子卒者何名號也逢公死時妖星亦出婺女於時歲星不在齊分故齊地之君自當其禍此時歲在齊分故外孫當之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卒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說音悅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惡烏路反注同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騁勑領反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傳直專反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先伐諸一本無伐字焉於虔反下焉歸同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

疏齊惠欒高氏。正義曰齊惠公生子欒公子高高生子尾尾生子良欒生子雅雅生子旗旗生是欒孫良是高孫孫以王父字王父字爲氏皆出惠公故曰惠欒高氏也。遂伐虎門。正義曰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玄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彼師氏察王得失明其近王故以虎門爲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不與周禮同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

疏注端委朝服。正義曰元年傳劉定公謂趙文子云吾與子弁冕端委哀七年傳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則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服鄭玄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

視朝其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也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差初賣反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鈚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鈚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鈚扶眉反又音丕率所律反徐所類反斷丁管反注同【疏】公卜至用之。正義曰公卜卜與欒高戰也靈姑鈚者齊侯旌旗之名卜使王黑以此靈姑鈚之旗率人以戰得吉也禮諸侯當建交龍之旂此靈姑鈚蓋是交龍之旂當時爲之名其義不可知也知是旗者以請斷三尺而用之故知是旗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處昌慮反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疏】注莊六軌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爲一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爭爭鬬之爭強其丈反注同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蘊畜也孽妖害也。蘊紆粉反孽魚列反畜勑六反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長丁丈反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幄於角反幕音莫從才用反屨九具反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載如

字詩作哉毛云哉載也鄭云始也施始䵄反下注同偏音遍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疏】曰詩云至桓公是以霸。正義曰者桓子辭也旣私施
與又言已施之意大雅文王之篇錫賜載行周偏也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偏此言文王之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霸諸侯焉得不務施乎言已多施爲此也公與
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爲于僞反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平丘魯諱之。鄭古杏反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俘芳
夫反亳步洛反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視如字詩作示佻他彫反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
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畜許又反【疏】詩曰至福哉。正義曰小雅鹿鳴之篇也孔甚昭明佻偷也言君子之人爲賓客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偷薄苟且
也偷之已謂甚矣而一同畜牲用之將誰肯福祐之哉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之偷也孫炎曰偷苟且也○戊子晉平公卒如禪之言鄭伯如
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見賢遍反下不得見下文因見同贄音至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焉於虔反乘繩證反【疏】。百兩。正義曰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孔安國云兵車稱兩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費芳味反下同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
可數。幾居豈反數所角反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
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

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衰七雷反絰直結反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嘉服見如字又賢遍反下同重直用反以見賢遍反下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産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

疏非知至不足○正義曰尚書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言出彼意也非知之實爲難將在行之爲難也言子産語已已既知之知而不行所以自悔夫子子産知之矣知喪不用幣也我則知不足矣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敗必邁反下同

疏書曰至敗禮○正義曰尚書太甲篇也孔傳云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

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勝音升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語魚據反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推如字又他回反注同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任音壬下同喪息浪反夫音扶注同

疏難不愼○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愼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疏詩曰至我後○正義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注云父母謂文武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惡烏路反寺又作侍

○平○正義曰謚法內外賓服曰平○元○正義曰謚法好建國都曰元

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熾尺志反炭吐旦反

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去起呂反惡烏路反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比必利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虔其連反般音班弒申志反傳放此

疏注蔡侯至名告。正義曰蔡侯雖弒父而立實宜受討但立爲君於蔡已十三年楚子誘而殺之又刑其羣士不以弒父之罪討之蔡大夫深怨楚子故以楚子名赴告禮諸侯不生名書名是罪絕之事以其名告欲使諸國之史書名以罪絕之也若是楚告不當自罪其君知是蔡人告也公子圍殺君取國改名曰虔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比音毗徐扶夷反祲子鴆反徐又七林反。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闕。佗徒何反憖魚靳反徐五巾反一音五轄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齊如字。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疏蔡世子。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萇直良反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復扶又反下歲復在同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壅於勇反注及後同近附近之近下同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

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於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重直用反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斃婢世反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緡武巾反喪息浪反下且喪君同隕于敏反【疏】。桀克至其身。正義曰桀身奔南巢故云喪國也紂首縣白旗故云隕身也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亟欺冀反數也咎其又反下同祚本又作酢在路反拯拯濟之拯注同振之慎反捐以專反救本亦作捄音救不可復振扶又反本或作沒振【疏】楚小至咎乎正義曰亟數也比於桀紂則楚小位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惡乎。是以至沒振。正義曰拯音烝之上聲也方言云出溺為拯拯是救助之義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敝則棄之是以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為喻也不可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溺水不可救也。注金至弃捐。正義曰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皆為物用用久則必敝盡敝盡則弃捐之捐亦弃也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

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好呼報反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夢以其帷位悲反一本作夢以帷幕音莫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僚力彫反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薳爲彼反本又作蔿簉本又作造初又反說文簉從艸倅七對反令力呈反疏注簉副至助之。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簉亦副倅之意妻爲正適妾爲副貳薳氏之女先爲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爲對偶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生如字或一音所敬反疏於泉丘人。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薳氏卽連言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氏薳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於泉丘人宜上讀爲句○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向本又作鄉亦作向同許亮反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疏物以無親。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將焉於虔反○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鮮息淺反復扶又反一本又作復在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狐音胡○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反徐治居反注及下同處昌慮反疏

注著定至表著。正義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六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而爲規過非也

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

疏 注野會至爲位。正義曰禮諸侯建旂設旂以爲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壝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以設表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

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也。禬古外反說文云帶所結也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道音導下同

疏 言不過步。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注貌正曰從。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疏 無守氣。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語魚據反

疏 晉士至魯郊。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爲介未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慼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爲魯郊言昭公必爲魯人所逐而出

在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祐音又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
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
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
廬之父。岡音剛廬力呉反 疏 用隱大子于岡山。正義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為之作謚必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為隱耳釋例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
必是楚地山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況為于偽反或如字 疏 況用
諸侯。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注五牲至犬雞。正義曰爾雅以此五者并馬為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馬而以此五者當
之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
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 疏 不羹。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
地音為郎耳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
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
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櫟力狄反 疏 注子元至見殺。正義曰杜以子元為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為一人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又使檀伯為櫟邑大
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劉炫以為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為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
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旨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為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
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為左拒即云曼伯為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為一以規杜
氏今知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傳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為佐楚使大

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城櫟而置子元別有檀伯居櫟何爲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因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捴言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爲怪。劉子元爲曼伯案隱五年傳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疏注上古至朝廷。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是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爲常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耳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三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大大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城或將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大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使威行於下將爲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弃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此五大五細無宇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不必通故改之耳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曼音萬疏注又并京。正義曰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疏注在莊至廩邑。正義曰渠丘爲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無知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出如字徐音黜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

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疏則害至不掉。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得大邑以討簒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爲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云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肱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懼之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卽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傒音奚疏注三年至國都。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鄭爲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鄭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鄭是偃爲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卽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疏注五同盟。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卽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三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讀舊書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熊音雄○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慭魚覲反一讀爲慗工領反○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疏注不書至師告。正義曰傳稱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者不以所圍之師告以乾谿援師告也○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將子匠反帥所類反疏注不書至闕文。正義曰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二者皆書將帥此獨不書將帥知是史闕或是告辭畧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左氏無貶中國從夷狄之法傳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又曰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鮮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諸夏不事盟主伐而取之唯恐知力不足焉有以夏討夷反狄中國從此以後用師多矣何以不常狄晉更復書其將也杜以其言不通故顯而異之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
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爲于僞反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
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疏執用至庸毀○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钁之類也庸亦用也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無用即
毀廟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女音汝旣
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
公墓大夫徒屬之家○迂音于一音於疏司墓之室○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
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注以爲徒屬之家猶尚書注云玄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弟皆親親相似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朝如字塴北鄧反徐
甫贈反禮家作窆徐驗反義同疏注塴下棺○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塴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弗毀則日
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
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憚待旦反○夏宋華定
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爲于僞反蓼音六樂音
洛疏○爲賦蓼蕭○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注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
所以嘗試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

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疏昭子至不受。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為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
為龍為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受凱定當知己有德與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荷君恩也各準事而為之文○齊侯衞侯鄭伯
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
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憖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會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疏注憖魯至於策。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憖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憖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
父還至笙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憖知己謀泄逃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為此故不書其如晉
也劉炫云杜以憖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憖故不書如晉今刪定以為憖初欲謀亂魯國而往
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榮其罪人斯得故顯而書之也劉以為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憖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
事妄規杜氏非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相息亮反下同
疏子產至於享。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偪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
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為得禮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晏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為濰
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維水古韻緩作淮是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曰坻坻水中高地也疏投壺
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呪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儁責
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則為投壺投壺之禮壺去席二矢半司射執八筭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筭長尺二

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矢大七分○注淮水名坻山名○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才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中丁仲反下及注同澠音繩時如字本或作溡音同

疏注澠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云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阜曰陵

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更音庚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齊君弱吾君輕吾君以爲弱也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帥所類反禦魚呂反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傁素口反徐又所流反旰古旦反○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

疏成虎○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旣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種章勇反沾張廉反韋昭音拈字林他廉反

疏○注鮮虞至陽城○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

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爲都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不必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虢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足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懸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楯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僞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廻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迂路從陑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皐古刀反累劣彼反又力軌反○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絞古卯反

【疏】注原伯絞周大夫○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爲周大夫甘簡公爲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跪求委反又音詭絞奔郊郊周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古禾反下之子過反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去起呂反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鰌音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

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傳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蒯苦怪反費音秘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更音庚注同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語魚據反注同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疏**○季悼至爲卿○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爲卿遠在平子之先○注十年至三命○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爲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潁氏以爲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爲三命也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疏**注言昭至先人○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耳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適丁歷反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
書辭無頗頗偏也。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
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衞
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介音界使所吏反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疏注言及至書出。正義曰
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
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湫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字徐以帚反隘於賣反懸音玄本又作縣疏注恤恤至之貌。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為憂患之意也
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思息嗣反注同疏深思至君圖。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
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為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已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戒之南
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枚武回反汎芳劍反疏南蒯枚筮之。正義曰禮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
禹禹讓不受請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以為杜
云汎卜吉凶謂枚雷揔卜曲禮云無雷同是揔象之辭也今俗諺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遇坤䷁坤上坤下坤。○坤苦門反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
爻變。○比毗志反注同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

能溫所以爲忠【疏】以爲大吉。正義曰筮遇此爻而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爲所謀之事必大吉。注坎險至爲忠。正義曰坎象云習坎重險是坎爲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爲坎坎有險難故爲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爲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主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爲忠也

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長丁丈反【疏】注水和至本也。正義曰坎爲水水性和柔坤爲土土性安正率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既和且正信之本故爲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端摠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

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

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疏】注失中德。正義曰極訓爲中不得其忠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爲長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

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倡昌亮反和戶臥反

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疏】注率猶行也。正義曰率訓循循而行故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供九用反養餘亮反【疏】注三德至克也。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苛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爲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爲善也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

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當如字注同或下浪反【疏】黃中至弗當。正義曰既言爻爲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爲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爲初始於人爲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爲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舉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中言爲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爲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乘違是名爲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是名爲共也人之爲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德乃名爲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不可。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夫音扶注同令力呈反【疏】且夫至未也。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

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將欲爲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且可爲在下之飾乎不可爲餘事也中美能黃忠則黃也上美爲元善則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猶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注夫易至之飾○正義曰惠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危險之事必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爲下之飾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爲共

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參七南反又音三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遷適費○飲於鴆反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圃布古反杞音紀枸音苟本又作狗○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尊○稱尺證反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倍音佩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疏 鄉人至士乎○正義曰鄉人以南蒯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爲歌以感切之也圃者所以殖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杞以喻南蒯在費欲爲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爲亂者是爲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爲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也倍其隣近者恥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士乎釋木云杞枸檵舍人曰枸杞也○注已乎至不改○正義曰杜此解原南蒯之意蒯君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非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謂歌者自言己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令已非是吾黨之士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爲季于僞反下同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狩本亦作守同手又反注同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潘普干反督音篤本亦作裻囂五刀反徐許驕反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援于眷反雨于付反王皮冠一本作楚子皮冠復音服一音福陶徒刀反遺唯季反

疏 注秦所遺羽衣○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是衣也目之

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被普義反注及下同豹舄以豹皮爲履。舄音昔執鞭以出執鞭以教

令。鞭必緜反注或革旁作更者五孟反非也僕析父從楚大夫。析星歷反從才用反疏翠被。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樊光云青。出交州李巡曰其羽可以飾物郭

璞曰似燕紺色生鬱林鄭子臧好鷸冠以此鳥之羽飾冠。僕析父從。正義曰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今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

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夕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

莫音暮見賢遍反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去起呂反舍音捨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

。繹音亦疏注楚始封君。正義曰此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杜所注者皆是世家文也燮父禽父亦王孫傳於牟言王孫燮禽亦蒙之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級音

急本亦作伋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燮素協反父音甫下同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分扶問反下及注皆同疏注四國至之器。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

器旅獒云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貢使無忘服也是言諸侯皆得天子之分器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呂之鍾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沽洗之鍾其齊之所得則無以言之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辟匹亦反沶音市又音示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篳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莽武黨反跋蒲末反共音恭禦魚呂反齊王

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

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

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嘗一本作曾才能反 疏 注陸終至是宅。正義曰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是楚之遠祖之兄也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地此時屬鄭故云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杜云今在濮陽城中蓋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爲先後也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遠于萬反羹音郎乘繩證反與音預 疏 注四國至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懼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真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剝邦角反鏚音戚柲音祕 疏 破圭玉以飾斧柄。正義曰斧柄長三尺和氏之玉長一尺二寸圭玉非爲斧柄之物故知破之爲飾

敢請命請制度之命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響許丈反應應對之應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慝他得反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復扶又反倚於綺反徐其綺反相息亮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墳扶云反索所白反本又作素 疏 注皆古書名。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大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周行如字又下孟反轍直列反祭側界反招常遙反又音昭父音甫【疏】注謀父至詩逸。正義曰尚書酒誥云若疇圻父是祈父為官名也詩小雅有祈父之篇其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杜用彼說故云祈父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也祈既是官故以招為其名謂穆王之時有司馬之官其名曰招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為言也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為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篡弒。祇音支又音祁篡初患反弒申志反【疏】祇宮。正義曰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杜不解蓋以為王離宮之名也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焉能於虔反愔愔一心反徐於林反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冶音也去起呂反【疏】其詩至之心。正義曰穆王之時有祈父官名招即是司馬官也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遊行設言以戒司馬也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故令依法用之。注言國至之心。正義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量其力之所堪而任用之不使勞役過其所堪也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者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為形今代猶

名焉用民之力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食充其腹謂之飽酒卒其量謂之醉醉飽者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也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饋其位反數所主反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旦反勝升證反又音升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疏 克已復禮仁也○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身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五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五 昭九年盡十二年

經九年

注以事會禮 宋本監本毛本事下有至字

則當云楚人遷許 宋本云作爲

而書陳災者 淳熙本災誤少

災言繫於所災所害 宋本岳本監本毛本言作害是也

不書也 宋本書下有晉字是也

傳九年

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 石經于字缺

此時至譙郡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使民不安之下

故傳以實明之 閩本監本毛本明作名

傳以所改實之本 監本實下有名字毛本作明字並衍文

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 補案此十六字誤衍上文

傳云許遷於析 毛本於改于 次于垂葭實鄍氏是也 閩本監本毛本鄍作郥非 已有所改前後之名 毛本已作亦 夫子集

史記而爲經 毛本夫誤父段玉裁校本作孔 析公之亂 臧禮堂云案傳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此作析公之亂葢孔沖遠誤憶耳

汝水之南也 宋本也作地

然丹遷城父人於陳 纂圖本毛本於作于下於許同並非

許遷於葉 釋文亦作於纂圖本毛本作于非

甘人至大夫 宋本以下正義十六節總入注文賓滑周大夫之下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石經初刻誤穎後改正下歸潁俘潁同

桓伯周大夫 淳熙本桓作相

駘 釋文云依字應作邰顧炎武云詩作邰 百餘里耳 監本百字實缺

肅愼北夷 淳熙本北誤伯 在元菟北三千餘里 諸本作北此本誤此今改正 即在遼東北 宋本重東字此本誤脫

亦其廢隊是爲 石經隊初刊作墜後磨去土字是也

故言弁髦因以敝之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之字下有弁亦冠也四字與正義合 冠而敝可也 宋本可上有之字是也 爲髡

彼兩髦 閩本監本毛本彼作被非也

止須言饕餮耳 閩本監本毛本止誤正 而云檮杌者 毛本云改言

僖十十五年 補案十十字誤重 二十二年 纂圖本下二字作三非也

邑外謂之郊 宋本毛本謂誤爲

后稷脩封疆 岳本前後並作脩此處作修

木水之有本原 纂圖本原改源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淳熙本戎誤戍

而暴滅宗周 石經宋本滅作蔑

陳水屬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故曰五十二年句注下

火水妃也 陸粲附注云下注妃合音配則此亦同音大元注引傳作火水嬰也嬰古妃字

土畏木以已爲甲妃也 宋本監本毛本故木作水非也

火爲水妃 毛本妃作也非也

卷章生犂 宋本犂作黎

帝使黎誅之 監本毛本黎作犂下同

當謂逐去楚人之在陳者 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也

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超此本誤招今訂正

若然楚卒滅陳 此本滅字模糊依宋本補正閩本監本毛本作城非也

則歲星當偷鶉火至鶉尾 閩本監本毛本偷作逾亦非宋本作踰○今從宋本

卒于戲陽 案後漢書光武紀作蕭陽注引左傳文云戲與蕭同又按說文我部云巍郡有蕭陽縣

膳宰屠蒯趨入 纂圖本監本毛本膳作饍案饍俗膳字諸本作屠蒯禮記作杜蕢鄭注云杜蕢或作屠蒯

工樂師師曠也 閩本監本曠作曠非也正義同毛本正義亦誤曠

工樂師師曠也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公說徹酒節注下

將司聰也纂圖本毛本司作師非毛本正義亦誤

故此日不用舉吉事宋本故下有忌字是也

是謂股肱石經此處殘鈌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謂作爲非也

職在外故主視監本毛本在誤爲

其禮不可輒廢毛本輒作徹非也

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釋文云躒本又作櫟軍字監本空鈌

主人不延几浦鏜正誤延作筵與聘禮合

詩曰至予來宋本此節正義在無囿猶可節下

無囿猶可顧炎武云石經囿誤宥案石經不誤炎武非也

經十年

耆酒好內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耆作嗜閩本內誤肉

三月而葬速淳熙本月誤日

宋公成卒釋文云成音城何休音恤案公羊作戌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恤與君同名則宜音恤

注五同盟宋本此節正義在九月節注下注十一同盟節正義在十有二月節注下

十八年于虛朾監本朾誤村

十六年于臭梁閩本監本毛本臭作溴亦非宋本作溴是也○今從宋本

傳十年

注歲歲至元枵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吾是以譏之注下

實守其地 韋昭周語注引作其祀

客星居元枵之維首 宋本元作女非也 織女爲處女 纂圖本毛本爲作謂非是

則陵是逢君之始祖也 宋本則下有伯字是也 未知戊子卒者何名號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何下宋本有所字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 宋本脫皆字石經此處殘缺

故騁告鮑文子 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騁作驅

則皆從飲酒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從作將是也

欲以公自輔助 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助作佐

齊惠欒高氏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穆孟姬節注下 齊惠公生子欒 毛本齊誤晉宋本欒生下有公字是也 旗生是欒孫 宋本無生字是也

孫以王父字王父字爲氏 宋本王父字不重是也 彼師氏察王得失 毛本師誤司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宋殘本此句起 端委朝服 案九年注作端委禮服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 宋殘本王字模糊 王黑齊大夫 宋殘本大字模糊 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宋殘本斷三不三字模糊

欒高敗 宋殘本敗作師

欒施高彊來奔 纂圖本毛本彊作强非也

謂懿德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謂上有讓之二字是也石經讓字殘缺

蘊利生孽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蘊作蕰下及注同與北宋刻釋文合說文蕰字注引春秋傳亦作蕰利生孽案蘊俗蕰字岳本孽作孼釋文作蠥說文無蠥字

蘊畜也孽妖害也 淳熙本妖誤疾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注文七字在姑使無蕰乎句下與此本同

子山子商 宋殘本商誤啇

陳錫載周 諸本作載周語國語引詩同釋文云詩作哉毛傳云哉載也

曰詩云至桓公是以霸 監本毛本無桓公二字宋本作曰詩至以霸 桓公亦用此能霸諸侯 宋本能下有施是以三字

鄆莒邑 重脩監本鄆誤鄭

魯無義 石經義字下後人旁增矣字 視民不佻 釋文云詩作示案詩亦作視

郲人薛人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郲人下有滕人二字

百兩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而不能自克也注下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釋文云衰本又作縗字石經此處正作衰字足以正前此改刊之不誤

大夫將若之何 毛本若作知非也

我則知不足矣 宋本無矣字

高彊見而退 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

昭子語諸大夫曰 案石經夫字以下一行十一字自爲字起皆改刊初刻似多一字改從定本故次行僅九字也

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 石經子字起愼字止此行計十一字自之字以下剜鈌 不害乎 石經宋本淳熙本宋殘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

本不下有亦字是也　難不愼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詩曰不自我先節注下　言人居身難此本身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作之毛本作其皆非也

詩曰至我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正義在冬十二月節之前　○平○正義曰此節正義閩本毛本監本在注文平公言元公好惡無常之下　大子佐也之下與此本同宋本在注文

內外賔服曰平梁玉繩云逸書諡法解平諡有三而內外賔服乃正也孔氏誤　好建國都曰元案逸周書諡法解好作始

經十一年

春王二月石經此處殘缺傳文亦作二月公羊作正月

但立爲君於蔡毛本於作于

仲孫纂圖本仲誤季

厥慭釋文慭徐五巾反惠棟云案公羊作屈銀是慭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慭从心猌聲又犬部云猌從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慭爲銀

傳十一年

歲復在大梁毛本梁誤楚

唯蔡於感諸本作感釋文云戶暗反石經亦不加小旁此古字之僅存者

五月丙申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五作三是也

不可再也淳熙本可作阿毛本再作討並誤

桀克有緡以喪其國自桀字以下宋殘本缺一葉　桀克至其身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注文猶沒不可復振之下

非祚之也釋文祚作胙云本又作祚陳樹華云當作胙爲正　猶沒不可復振釋文云本亦無復字　○水木至弃捐宋本水作注金二字

是也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釋文云薳本又作蔿簉本又作𦾔説文簉從艸案五經文字艸部𦾔字注云又又反倅也春秋傳從竹 簉副至助之 宋本以下

正義二節揔入注文似雙生之下

似雙生 纂圖本似誤以

物以無親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狐父晉大夫之下

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岳本巳作已石經此處刓缺此行也字起將字止計十一字案陳樹華云宋本及明刻諸本並作巳止之巳岳本作入已之已惜釋文無音石經又缺以文義論之當作巳止之巳又案惠棟讀本以巳字屬上是作巳不作已也

○秋會于厥憖 宋本無○ 不果救蔡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蔡字是也

三年王其有咎乎 宋殘本自王字以下起 歲在大梁 監本毛本在誤爲釋文云本或作於

單子其將死乎 臧琳云漢書五行志無將字乎作虖虖古乎字 注著定至表著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無守氣矣注下 必聞於表著 宋本於作于

會有表 正義云俗本表下有旗謬也 侯先伯 毛本伯誤西 是以設表爲位也 宋本是下有亦字 必亦旝表位 宋本亦下有以字

衣有襘 釋文亦作襘閩本誤禬監本誤繪下結襘並同按説文衣部有襘字帶所結也禮記作袷注云交領也此傳云視不過結繪之中即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也然則杜釋襘爲領會可正許氏之誤

注貌正曰從 宋本正下有至字 其意云 監本毛本云作曰

晉士至魯郊宋本此節正義在君無慼容節注下

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岳本祐作佑此本所誤所閩本遂作聽今據諸改正

忌畏也宋殘本此處模糊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忌畏誤倒

蔡侯廬之父釋文亦作廬纂圖本作盧非　用隱大子于山岡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王必悔之注下山岡字誤倒

楚子城陳蔡不羮諸本作羹釋文云漢書地理志作更字　不羮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尾大不掉節注下

與檀伯爲一人補案一當作二諸本並誤今改正　則莊城櫟而置子元宋本莊下有公字　不可爲怙閩本怙作怪尤非宋本監本毛本作怪是也　劉子元爲曼伯補宋本毛本劉下有又以二字監本初刻無後擠補閩本亦脫又字　又下云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

亦不可居朝廷閩本監本廷作庭非

羈不在內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羈作羇

國有大臣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臣作城是也○今訂正

在襄生四年閩本監本生作公亦誤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生作十是也○今訂正

欲令蕃屏王室毛本蕃作藩按說文蕃艸茂也从艸番聲藩屏也从艸潘聲毛本是　若體牲焉案國語楚語牲作性　故變而不勤閩本監本毛本勤作動　蚤蠶之既多案國語楚語蠶作蠽當攷　臣懼之宋本臣下有亦字與楚語合

經十二年

或可轉寫錯誤閩本監本毛本轉作傳○案可當作由

以乾谿師告 淳熙本師誤帥

何以不常狄晉而復之其人也 閩本監本毛本之作舉宋本作書而作更人作將是也○今從宋本

傳十二年

言因唐衆欲納之 毛本言因誤倒

執用至庸毀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以自成也之下

故道有臨時迂直也 釋文亦作迂宋本宋殘本作迃毛本時誤在

則朝而塴 石經此處缺釋文云塴禮家作窆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窆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案說文作堋字注引春秋傳曰朝而堋

享之 岳本享上增公字非也 言賓有令德 宋本賓作實 爲賦蓼蕭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注文華定出奔傳下

令德受凱 補案受當作壽毛本亦誤 定當受同福 宋本受下有此字

注懋督至於策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以齊侯出句注下

宛在水中曰坻 補案曰字誤衍 或可投時皆有言語 閩本監本毛本可作作非 即爲投壺 閩本監本毛本即作是非 服之无斁 宋本无作無

吾軍帥彊禦 纂圖本毛本帥誤師釋文彊作强

日旰君勤 石經君字下缺說文旰字注引春秋傳曰日旰君勞

成虎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解經所以書名之下

注鮮虞至陽城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爲下晉伐鮮虞起之下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墻咎如宋本墻作廧　杜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正德本閩本監本昔作晉非毛本作者尤誤　昔陽即是肥都宋本昔上有若字　後遷號鄐此本號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毛本作號監本作號並非　與此何異且宋本異耳作異且且字屬下讀是也○補案此本且作川不成字今改從宋本　去下曲陽道路非遠毛本遠作遠非是　在中山南二百許里閩本監本毛本許作餘　如湯之伐桀監本毛本伐作放按書序作伐桀史記殷本紀亦云湯伐桀

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西下有南字案郡國志引注亦作西南

原伯綏周大夫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郊周地之下

過將去成景之族閩本監本景下衍公字是也

以功加三命毛本功誤至

季悼子至命爲卿宋本以下正義十九節揔入小聞之節注下

著位次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著此本誤者今改正宋殘本位作仁非也

故以攸爲懸之貌也宋本之上有危字是也

遹身而遠志宋殘本遠作速非也

儆以感之閩本監本感誤戒

汎卜吉凶淳熙本卜吉二字誤作吉纂圖本作下亦非　是籌之名也宋本是上有則枚二字是也　今俗該云閩本監本毛本該作語亦非宋本作該是也○今從宋本

坤上坤下坤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坤下坤上坤不誤

外彊內溫忠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强注及正義並同 筮遇比爻 閩本監本毛本比作此

既和且正信之本 毛本信作性非 解此爻辭之意 閩本監本毛本意下衍也字

循而行 宋本循下有道字是也

供養三德爲善 正義引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案惠棟云古供字作共董季直本是也訓爲盡共恐未然三德謂黃裳元也注亦誤

黃中至弗當 宋本此節在失中德正義之前

可如此筮之言吉也 閩本監本如作知

南蒯目其家遷適費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遷作還不誤

杞世所謂狗杞也 此本狗字模糊據宋本補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枸

子男子之通稱 沈彤云通當作美 言從己可不失今之尊 宋本宋殘本岳本己作已不誤

杞枸檵 閩本監本檵誤[illegible] 蒯君云 宋本監本毛本君誤若 服虔云已乎 閩本監本乎誤矣宋本已乎重與傳文合

潁水之尾在下蔡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蔡下有西字

司馬督 宋殘本淳熙本督作督石經督字下半殘缺釋文作裻云本亦作督案五經文字云裻音督則石經必作督不作裻也惠棟云裻與督通說文云裻背縫莊子養生主云緣督以爲經亦謂背縫也方言云繞䘿謂之襬裺郭氏云衣督脊也

注秦所遺羽衣 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總入仲尼曰節之下 冒雪服之 閩本監本毛本冒作冐非服閩本誤復監本誤腹毛本誤羽

執鞭以出 諸本作鞭釋文云或革旁作更者五孟反非也

青出交州 宋本青下有羽字是也 似燕紺色 宋本燕作鷰字按唐人作燕鳥字多如此

子革鄭丹 監本革誤草

王見之去冠被 按襄十四年正義引作去皮冠以意增字耳

與呂級 釋文云級本又作汲岳本足利本作伋案六經正誤云呂級與國本作汲尚書作伋姑兩存之

姑洗之鐘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鐘作鍾

篳路藍縷 纂圖本毛本足利本藍作籃案史記作蓽露藍蔞徐廣曰案服虔云蓽露柴車素大路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是徐廣所見服氏本亦作藍山井鼎云作藍恐非誤也

以事天子 宋殘本事字以下全缺

一曰昆吾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有一字此本空缺今據補 登此昆吾之虛 閩本監本毛本虛作墟

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 閩本皙誤晳諸本作問此本誤門今訂正 豈不使諸侯之惕焉 案國語楚語之下有心惕二字 但古今諸儒 古字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工尹路請曰 石經初刊有工字後磨去故此行九字 君王命剝圭以為鍼柲 釋文亦作柲閩本監本毛本誤秘閩監本注同毛本注作柄尤非又按鍼者戚之俗字戚者戉也戉者大斧也 斧柯長三尺 毛本柯誤何

析父謂子革 石經析字磨改革字以下一行計九字

以斬王之淫慝 足利本斬作斷與釋文合

三墳三王之書宋本王作皇各以意言無正驗宋本言下有皆字故云皆古書名監本毛本名下衍耳字

昔穆王欲肆其心案家語作昔周穆王李善注赭白馬賦引無昔字有周字陳樹華云疑作昔周穆王蓋楚亦有穆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加周字此非引書者以意增改也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正義曰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據此則賈逵本作祈昭馬融本作圻昭也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釋文沒作歿祇宮家語作支宮祇宮在南鄭見竹書紀年顧炎武惠棟並引之也按祇與支音同古音之十六部今音之五支也傳作祇家語作支正是一字

形民之力家語形作刑惠棟云古刑字皆作形段玉裁云形同型型法也謂爲之程法以用民之力而不太過也杜注得之型古通作刑亦作形正義云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正謂形即型也

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正義亦作盈毛本誤淫

常從王行毛本常誤當

依此形模監本毛本此作其

謂之爲形今代猶名焉此本形今誤飛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

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宋本有上有身字嗜作耆下同

今刊定云閩本監本毛本刊誤劉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五挍勘記止

會古文消借字說詳魯詩攷

冠弁如星　呂覽上農篇注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

璯弁如星　隋書禮儀志弁之制案五經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曰璯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

案此亦皆三家之異文

綠薄如簀　文選西京賦注韓詩曰綠薄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薄盛如積也

案毛韓並訓簀爲積是以簀爲積之假借

倚重較兮　皇侃論語鄉黨篇義疏古人乘路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爲較詩云倚重較兮是也

案荀子楊倞注文選李善注引詩皆作倚毛詩作猗字蓋倚之同音假借耳

倚重較兮　說文車部較車輢上曲鉤也各本輢誤騎鉤誤銅段玉裁注據李善文選西京賦七啟二注訂正从車爻聲繫傳曰按古今注車較車耳也在車輢上重起如牛角也詩曰倚重較兮

案此所引詩作較當亦出於三家段玉裁曰較之制周與漢異較高於軾高處正方有隅故謂之較較之言角也至漢乃圜之如半月然故許云車輢上曲鉤言句中鉤圜之則亦謂之車耳西京賦云倚金較荀卿及史記禮書云彌龍以爲養威彌許書作麿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以金司馬彪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是

其義下文公列侯安車倚鹿較然則較辨尊卑自周已然故劉熙釋名曰較在箱上爲辜較也又曰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與毛傳以重較爲卿士之車說合惟較可辜搉尊卑故其引申爲計較之較較古音讀如交在二部今字作較

考槃

考盤在澗　漢書敘傳注詩衛風曰考盤在澗案毛詩作槃三家今文作盤說詳齊詩攷臧庸曰太平御覽六十九引詩作盤

考盤在干　文選左思吳都賦劉逵注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案毛詩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說詳韓詩攷

永矢不愃　隷續平輿令薛君碑永矢不愃

案不愃毛詩作弗諼愃者諼之通假如伯兮詩諼草本又作萱或作藼是其證也

考盤在阿　文選注四十六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毛詩曰考盤在阿

碩人之薖

碩人之倜　毛詩釋文薖韓詩作倜倜美貌

案廣韵云倜美也義郎本韓詩說詳韓詩攷

考盤在陸　文選注四十六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

碩人之逐　爾雅釋詁逐病也邢昺疏考槃云碩人之軸鄭箋云軸病也軸與逐蓋古今字

案毛詩釋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孔氏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韵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然則鄭君箋詩是據魯詩之訓改毛義也

碩人

碩人頎頎　玉篇頁部頎詩云碩人頎頎傳頎長貌又頎頎然佳也

案今毛詩作其頎非鄭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又三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頎頎也則知鄭君所據本文作頎頎矣

衣錦絅衣　列女傳一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

案絅毛詩作褧說詳舊詩攷

衣錦檾衣　說文㯳部檾枲屬從㯳熒省詩曰衣錦檾衣

案說文衣部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從衣耿聲是褧與檾古今文之異

衣錦蘏衣　王應麟困學紀聞五衣錦尚絅尚書大傳作尚蘏注云蘏讀爲絅

案王氏詩攷載衣錦尚蘏出尚書大傳盧文弨曰今不見有此文字書亦無蘏字儀禮士昏禮被纇注纇禪也賈疏引詩云褧衣又加㬅疏亦引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纇與㬅即詩之褧字異而義同也喬樅案蘏即蘏字轉寫之譌蘏即纇也禮記釋文絅本又作纇詩作褧又玉篇檾亦作苘

云與縧同廣韵集韵又作蕒竝云與苘同可證也禮記雜記鄭注纐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纐類篇云蕒麻屬是褧絅義同纐縧字同蓋以禪衣無裏言之則爲絅爲褧以用枲反古言之則爲纐爲縧蘈纐卽蘈之渻文蕒蘈苘皆縧之或體耳

覃公惟私　白虎通號篇詩曰覃公惟私覃子也

案宗族篇引邢侯之姨覃公惟私文同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郭璞爾雅注亦作覃字今本爾雅注仍從毛詩作譚

譚公維厶　說文繫傳三十四詩曰譚公維厶

案厶古文私字說文厶部下引韓非曰倉頡造字自營爲

厶八部公下云八猶背也韓非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禾

部私下云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是私字不兼公

厶義今經傳厶字皆作私乃古文假借用之

領如蝤蠐　毛詩釋文蝤似修反徐音曹蠐本亦作蠐

領如蝤齊　毛詩釋文蠐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

領如螬蠐　蔡邕青衣賦領如螬蠐

案據此知魯詩文作螬蠐與毛文異又高誘淮南汜論訓

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螬是高所據詩亦作螬蠐皆魯家今

文也淮南注蠐螬二字疑寫者誤倒當從詩文乙正莊子

至樂篇烏足之根爲蠐螬釋文云司馬本作螬蠐云蝎也

與爾雅蝤蠐蝎訓同毛詩釋文蝤下云徐音曹疑徐本或

從三家文作螬蠐

齒如瓠棲　爾雅釋草瓠棲瓣郭注詩云齒如瓠棲

案此據魯詩今文也毛詩作瓠犀傳云瓠犀瓠瓣正義曰

棲與犀字異音同

顉首娥眉　說文頁部顉好貌詩所謂顉首

蓺文類聚十八詩曰螓首娥眉

案玉篇頁部引詩亦作顉首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引詩亦作娥眉段玉裁云螓首毛傳但云顙廣而方不言螓爲何物鄭箋乃云螓蜻蜻知毛作顉鄭作螓鄭君多據三家改毛又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此詩蛾眉亦娥之假借字喬樅謂毛詩古文作顉首娥眉三家今文皆作螓

首蛾眉今毛詩本蓋從鄭箋改字說詳魯詩攷

巧笑蒨兮　毛詩釋文倩本亦作蒨韓詩云蒨白色

案韓詩訓倩爲蒼白色疑今文或亦作蒨字說詳韓詩攷

稅于農郊　毛詩釋文說本或作稅

文選入上林賦張揖注詩曰稅于農郊

襚于農郊　毛詩箋說當作襚衣服曰襚今俗語然

案毛詩釋文說毛始鋭反舍也鄭作襚音遂詳見鄭箋改字說

朱幩儦儦　玉篇人部詩云朱幩儦儦盛貌也

案毛詩作鑣鑣與此字異訓同說詳韓詩攷

翟蔽以朝　周禮巾車注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

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

案蔽毛詩作茀傳云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是字異義同爾雅釋器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笰即茀也翟茀三家今文有作翟蔽者故鄭君據之

北流𣶃𣶃　說文水部𣶃流聲也或從聒作𣽏徐鍇繫傳曰按詩曰北流𣶃𣶃

案據此詩知許君所據詩作𣶃𣶃玉篇活下云詩曰北流活活重文𣶃下云說文活𣽏下云同上

施罛濊濊　說文水部濊礙流也從水薉聲詩曰施罛濊濊

施罛泧泧　說文大部奯空大也從大歲聲讀若詩施罛泧泧

案此句說文引詩凡四見目部云眓讀若詩施罛濊濊罔

部云罛魚罟也從网瓜聲詩曰施罛濊濊兩引詩皆與毛氏文同其作濊與泧者蓋兼採三家異文耳段玉裁曰按釋文不云說文作濊則字從水歲聲引詩濊濊今本作濊濊大謬又奯下引詩濊濊各本或作濊濊或作泧泧皆誤喬樅謂段說非是攷廣韵十三末濊水聲濊同上則濊即濊之或體又廣雅釋訓泧泧流也則泧亦濊之異文許氏所據蓋本三家詩文不得均以爲誤字惟奯下引詩作濊濊或涉上文奯字而誤當以作泧者爲正

鱣鮪鱍鱍　毛詩釋文發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鱍案發即鱍之古文消借字說詳韓詩攷

鱣鮪潑潑　高誘淮南說山訓注罛大网詩曰施罟濊濊鱣鮪

潑潑是也

案臧庸云毛詩潑發唐石經原刻作潑潑攷高誘注呂覽季春紀引詩亦作潑潑論大覽上農篇俱仍作發發說詳魯詩攷

鱣鮪鮁鮁　說文魚部鮁下云鱣鮪鮁鮁從魚犮聲

案據玉篇土部墢字與坺同則說文所引鱣鮪鮁鮁即鱍鱍之異文集韵十三末鱍魚游貌或省作鱍亦作鮁又鮁下云說文鱣鮪鮁鮁或作發亦從魚可證也

庶姜⿰車獻⿰車獻　毛詩釋文孽韓詩作⿰車獻長貌

呂覽過理篇注詩云庶姜⿰車獻⿰車獻高長貌也

案⿰車獻得與孽通者猶⿰車獻字之一作糵也說詳魯韓詩攷

庶士有桀　毛詩釋文朅韓詩作桀云健也

案毛傳朅訓武壯貌與韓字異義同說詳韓詩攷

庶士有揭　文選注六毛詩曰庶士有揭

案毛詩作朅疑揭字乃朅之譌然據謝靈運詩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李善注引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桀與揭音義同則揭朅皆桀之同音假借故朅字或亦作揭耳又按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偈毛詩作朅傳訓武貌是偈朅古通朅或即偈之譌

氓

盳之蚩蚩　說文繫傳二十六盳下云詩曰盳之蚩蚩

案毛傳云氓民也釋文引韓詩云美貌字同而訓異說云

氓民也甿田民也氓甿古通用石經作甿

至于敦丘　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

案毛詩作頓丘傳云丘一成爲頓丘作頓者古文之假借

爾雅所載皆魯詩今文也說詳魯詩攷

匪我諐期　毛詩釋文愆字又作諐

案諐古文愆字詩大雅不愆于儀禮記緇衣引作諐釋文

云諐愆同

履無咎言　毛詩釋文體韓作履履幸也

案毛傳訓體爲卦兆之體與韓詩文異義異

禮記坊記詩曰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履禮也言女鄉卜

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案鄭君訓履爲禮則與毛韓又異焦氏易林云垠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其說與鄭君同皆據齊詩之說詳見齊詩攷

呼嗟鳩兮　文選注六十毛詩曰吁嗟鳩兮

案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五引詩亦作吁嗟

無食桑椹　毛詩釋文葚本又作椹桑實也

案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帖九十五引詩竝作椹張參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葚字

吁嗟女兮　韓詩外傳二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案毛詩吁竝作于

無與士妉　爾雅釋詁妉樂也郭璞注云見詩邢昺疏曰垠詩

云無與士躭

案躭毛詩作耽古文假借字也

漸車幃裳　周禮巾車疏詩曰漸車幃裳

案儀禮士昏禮疏及既夕記疏引詩文同毛詩幃作帷傳云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幃裳童容也正義云幃裳者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或謂之童容然則三家詩有作幃裳者矣

女也不爽士忒其行　爾雅釋訓晏晏怛怛悔爽忒也

案忒毛詩作貳段玉裁云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反卽忒之借字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可證也說詳魯詩攷

總角之丱　毛詩釋文宴如字本或作丱丱者非

案正義曰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今攷周禮夏官序官疏引作丱則賈所據詩與顏氏定本不同

信誓悬悬　說文心部怛憯也從心旦聲或從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悬悬

案悬毛詩作旦乃悬字之消借爾雅釋文旦本或作悬作悬者從三家詩今文也說詳魯詩攷

竹竿

遠父母兄弟　荀爽女誡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案相臺本毛詩同唐石經作遠兄弟父母毛本初刻從石

經後改從相臺本阮氏校勘記曰案相臺本誤也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樅謂右與母韵若作遠父母兄弟於韵不諧宋本朱子集傳及明監本注疏葛本詩經均作遠兄弟父母是據釋文本及唐石經也

珮玉之儺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詩曰珮玉之儺

案珮毛詩作佩攷說文佩字從人從凡從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大徐注云俗別作珮非

佩玉之那　太平御覽八百四詩曰巧笑之瑳佩玉之那

案那毛詩作儺傳云那行有節度攷說文儺行有節也從毛氏訓義那儺古以音同通用如猗儺或作阿那或作婀娜音義並同

淇水浟浟　毛詩釋文浟本亦作滺

案孔氏正義本作滺滺

淇水攸攸　張參五經文字滺字書無此字見詩亦作攸

淇水油油　楚詞注十六油油流貌詩曰河水油油

案此引詩河水油油河字是淇之誤毛傳云浟浟流貌廣雅釋訓油油流也油油卽浟浟之異文王氏詩攷引入碩人詩以此句爲河水洋洋之異字非也

淇水悠悠檜檝松舟　毛詩釋文楫本又作檝

太平御覽六十四詩曰淇水悠悠檜檝松舟

案御覽九百五十三引詩文同又事類賦二十四引淇水悠悠句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七百六十九九百五十八

引檜楫松舟句文竝同悠卽滺字之渻

芄蘭　毛詩釋文芄音丸本亦作丸

芄蘭之枝　說文草部芄芄蘭從草丸聲詩曰芄蘭之枝

案枝毛詩作支古今文之異說苑修文篇引詩亦作枝從今文也讀詩記引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童子珮觿　毛詩釋文佩依字從人或作玉傍者非

童子佩鑴　周禮眡祲注鑴讀如詩童子佩鑴之鑴

案鑴字說文訓甇也甇大盆也觿者佩角銳耑可以解結禮記內則注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佩觿當從角旁爲正作鑴者同音假借字也鄭君釋十煇三曰鑴謂日旁氣刺日也故讀如佩鑴之鑴

垂帶萃兮　毛詩釋文悸韓詩作萃垂貌

案悸者萃之假借說詳韓詩攷

童子佩弽　說文韋部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從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或從弓作弽

童子佩韘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詩曰童子佩韘

案韘與韘通說苑修文篇云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字亦作韘

童子佩韘　唐石經韘作韘

案韘乃韘之俗體

能不我甲　毛詩釋文甲韓詩作狎

案毛傳甲狎也甲狎古今文之異說詳韓詩攷

河廣

一葦斻之　楚詞注四斻度也詩曰一葦斻之

案楚詞杭一作斻洪興祖補注云杭與斻同引許慎曰方兩小船竝與共濟爲杭說詳魯詩攷

一葦航之　藝文類聚八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案初學記六白帖六太平御覽六十一又七百七十又一千引詩文同

企予望之　楚詞注十六企立貌詩曰企予望之

案企毛詩作跂同音假借字也說詳魯詩攷

曾不容䑽　毛詩釋文刀小船也字書作舠說文作䑽

案正義云小船曰刀說文䑽小船也字異音同

曾不容舠　太平御覽七百七十詩曰曾不容舠

伯兮

伯兮偈兮　文選注十九宋玉高唐賦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

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

案偈毛詩作朅傳訓爲武貌朅卽偈之通假說詳韓詩攷

邦之傑兮　玉篇人部詩曰邦之傑兮傑特立也

案傑毛詩作桀古文之假借衆經音義五引詩亦作邦之傑兮與玉篇同皆據韓詩也

焉得蘐草　毛詩釋文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

焉得蕿草　爾雅釋訓蕿忘也郭注曰義見伯兮詩

案蕿卽蘐之省說詳魯詩攷王氏詩攷二采焉得蕿草云

出爾雅釋訓音義

焉得萱草　文選注五十三毛詩曰焉得萱草毛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嵇叔夜養生論

焉得諼草　文選注二十五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薛君曰諼草忘憂也

案臧庸云白帖十七又九十九引亦作萱草喬樅謂謝惠連詩云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是所據詩作萱字李注引薛君曰諼草忘憂也云萱與諼通是所據韓詩作諼字說詳韓詩攷

安得藼草　說文草部藼令人忘憂草也從草憲聲詩曰安得藼草重文蕿云或從煖萱云或從宣

案安毛詩作焉盧文弨云初學記二十七引詩亦作安得

萱草

焉得諼草　事類賦二十四詩曰焉得藼草

有狐

有狐夂夂　王應麟詩攷云齊詩

案王氏以爲齊詩未詳所據攷玉篇夂部夂行遲貌詩云雄狐夂夂今作綏顧野王不及見齊詩玉篇所採多據韓詩文說詳韓詩攷

王風黍離

彼黍穭穭　毛詩釋文離說文作穭

案佩觿亦作穭穭穭通作穲廣韵穲穲黍稷行列也

行邁𢕟𢕟　玉篇彳部詩傳曰𢕟𢕟猶遲遲也今作靡

案毛詩作靡靡即𢕟字之渻借玉篇所引詩傳即毛公詁訓傳也

中心愮愮　爾雅釋訓愮愮憂無告也郭璞注賢者憂懼無所訴也

案爾雅釋文愮本又作搖邢昺疏曰樊作遙毛詩傳云搖搖憂無所愬搖遙竝愮之假借

憂心愮愮　玉篇心部愮憂也詩曰憂心愮愮

衆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愮愮

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衆經音義所引與毛氏文異蓋皆據韓詩也

悠悠倉天　毛詩釋文蒼天本亦作倉爾雅云春爲蒼天

憂心如醉　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益足證韓詩黍離三章中心皆作憂心也又曹植釋愁文亦作憂心如醉子建用韓詩者也

君子于役

曷其至哉　詩經考文古本作曷其至哉

案毛詩今作曷至哉無其字

雞棲于時　毛詩釋文時本亦作塒

案據此是陸本作時字卽塒古文之渻借

牛羊下來　文選九班彪北征賦覩牛羊之下來李善注毛詩

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案毛詩作羊牛下來說詳齊詩攷

曷其有佸　說文人部佸會也从人昏聲詩曰曷其有佸

案毛詩作佸傳云佸會也釋文引韓詩云佸至也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說詳韓詩攷

牛羊下括　文選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注三十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案唐石經上下章並作羊牛今據詩氾麻樞牛羊來暮班彪北征賦覩牛羊之下來謝靈運擬劉楨詩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是所據詩上下章均作牛羊惟王徽雜詩云

日晴羊牛下李善注引毛詩曰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與石

經文同

君子陽陽

左執翳　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從羽殹聲詩曰左執翳

案翳毛詩作翿傳云翿纛也翳也毛蓋據爾雅爲訓

楊之水　毛詩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

案臧庸云藝文類聚八又八十九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三

又九百五十六及毛詩義疏竝作楊字

彼記之子　彼已之子　毛詩箋彼其或作記或作巳讀聲相

似

案此鄭君舉魯齊韓毛四家詩字之異同也詳見鄭箋攷

字說

曷月余旋歸哉　文選謝朓晩登三山還望京邑詩注二十七毛詩曰懷哉

懷哉曷月余旋歸哉

案余毛詩作予

不流束蒲　毛詩箋蒲蒲柳

案毛傳蒲草也釋文云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字未詳其異耳喬樅攷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弦蒲注引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知古人讀蒲柳之蒲爲浦故得與許字韵協其蒲草之蒲則讀如苻故苻洪家池中生蒲長五寸五節如竹形時人異之謂之蒲家後遂改姓苻氏也

中谷有蓷

𤅩其乾矣　說文水部𤅩水濡而乾也從水鷬聲詩曰𤅩其乾矣重文灘云俗𤅩從隹

案𤅩毛詩作暵傳云暵菸貌許所偁詩三家今文也

嘅其歎矣　毛詩釋文嘆本亦作歎

暵其脩矣　毛詩釋文脩本或作蓨

案毛傳脩且乾也攷劉熙釋名云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是脩本訓乾肉引伸之草乾亦曰脩也蓨字又脩之假借

條其嘯矣　毛詩釋文歗籀文嘯字本又作嘯

案五經文字嘯詩亦作歗藝文類聚十九引詩作嘯

惙其泣矣　韓詩外傳二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案惙毛詩作啜說詳韓詩攷

菟爰

有菟爰爰　漢書李廣傳注王凮菟爰之詩曰有菟爰爰

案菟毛詩作兔說見前兔罝篇

逢此百離尙寐無訛　毛詩釋文罹本又作離吪本亦作訛

案文選注二十五盧子諒贈劉琨詩引毛詩曰逢此百離離者罹之假借字訛者吪之假借字說詳魯詩攷又白帖二十四引詩次章作尙寢無覺寢字蓋寐之譌

雉離于罦　說文网部罦覆車网也從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罦重文罦云罦或從孚

雉罹于罦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詩曰雉罹于罦

案毛詩作雉離于罦離罹古通罦䍖字同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　毛詩釋文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案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攷皇矣正義引士安以阮徂共爲三國名本爲詩則以葛藟爲桓王詩蓋亦魯說也

大車

大車轞轞　白帖十一詩曰大車轞轞

案五經文字轞音檻大車聲詩風亦借檻字爲之

毳衣如⿰糸剡　說文系部⿰糸剡帛騅色也從系剡聲詩曰毳衣如⿰糸剡

案毛詩⿰糸剡作菼傳云騅也箋云薍也郭璞注爾雅釋言云

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是菼緂字異而訓爲青色則同

也說詳魯詩攷

大車噋噋　廣韻二十三魂詩云大車噋噋噋重遲貌

案毛詩作啍啍噋者啍之或體與啍字同見玉篇

毳衣如𣯌　說文毛部𣯌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𣯌虋禾之

赤苗也從毛㒼聲詩曰毳衣如𣯌

案毛詩作璊傳云頳也釋文云璊音門說文作𣯌云以毛

爲罽也爾此璊云玉頳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玉色如之

頳赤也說詳魯詩攷

毳衣如𧞣　韓詩外傳曰𧞣異色之衣也列子釋文下

案外傳疑是內傳之誤說詳韓詩攷

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文選注十五潘安仁寡婦賦韓詩曰謂余不信

有如皦日

列女傳四詩云有如皦日

案毛詩余作予釋文云皦本又作皎說詳魯韓詩攷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毛詩釋文將毛中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

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書證篇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

悉單爲施

將其來頓　說文繫傳十六頓下錯曰頓伺候也詩曰彼畱子

嗟將其來施施當作此頓字

將其來食　毛詩釋文食如字一云鄭音嗣

其將來食　詩經考文古本作其將來食

案鄭箋云言其將來食疑鄭君本是作其將來食盧文弨曰據上章正義云其將來之時施施然則竝上章亦似作其將來施施

邱中有桼　白帖六毛詩邱中有桼思賢也

案毛詩作有李白帖所引恐是字誤

詒我珮玖　白帖三十五詩曰詒我珮玖

案詒毛詩作貽詒貽古字通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五十六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１４２
ＳＳ号＝１２３７４８３２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